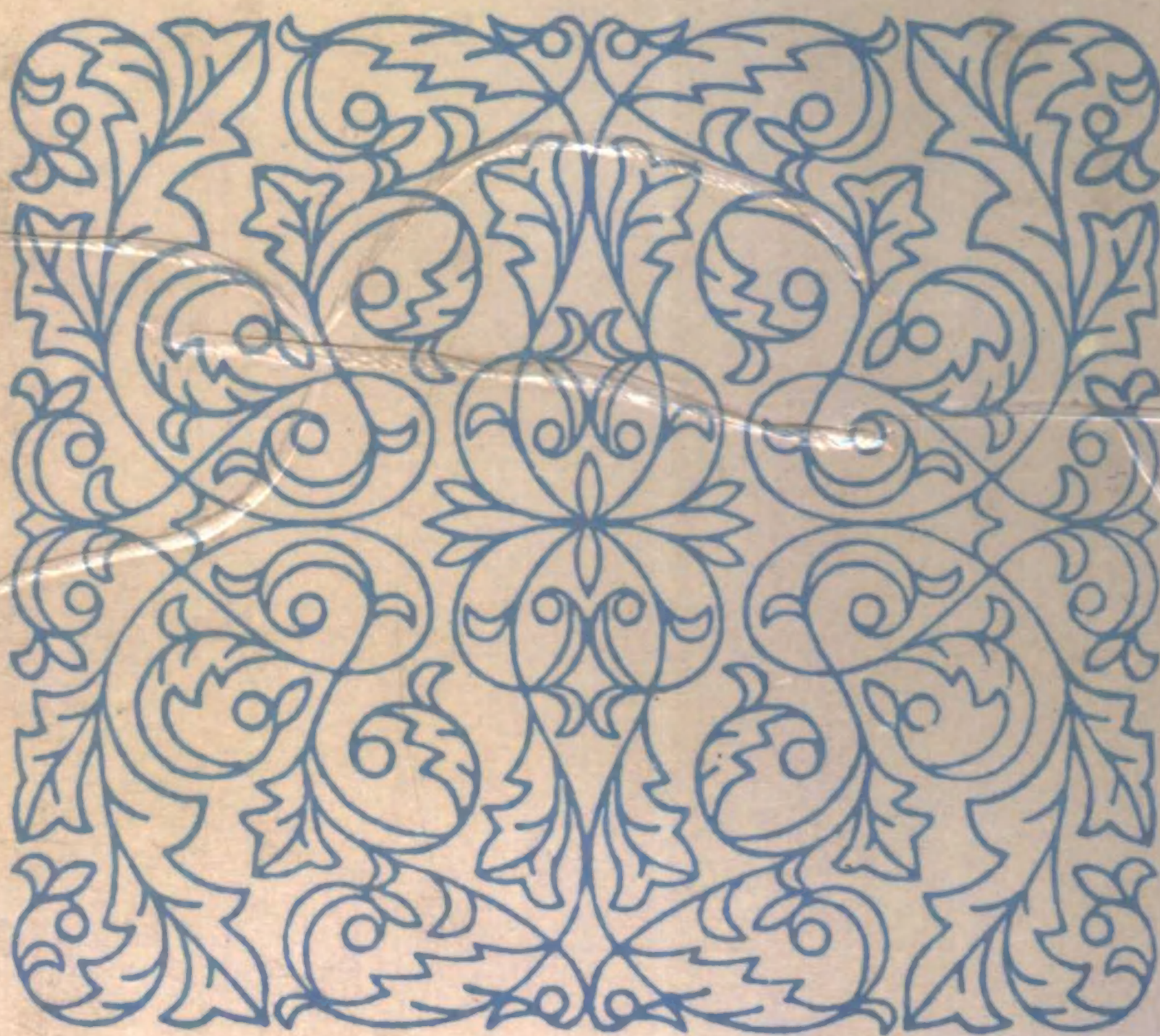


民國叢書

第四編

• 40 •



民國叢書

第四編

· 40 ·

理化、教育、體育類

中外文化交通史論叢

明日之中國文化

歐化東漸史

西學東漸記

中國文化輸入日本考

方 豪著

張君勱著

張星烺著

容純甫述

馮瑤林著

上海書店

梁 啟 超 著

歐戰役史論

首編 已出

定價 七角

◀ 注意 ▶

梁任公先生文章之價值、舉國所共知、本館當歐洲戰事初起、即請先生編纂此書、幸承許可、先生極鄭重其事、費數月之力、鎔鑄數十種參考書、以成斯篇、吾輩但費數點鐘一讀、事勢已瞭如指掌、天下便易之事、何以過此、本館為灌輸國民常識起見、謹普勸全國人各手一編、諸君讀後、方信本館之言非誕也。

◀ 寫詩一首、即此書成後、自題者、詩格之雄深、書法之適美、與本書可稱三傑、學士大夫、當以先睹為快、

完 全 華 商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

壬二二七號

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初版

(西學東漸記一冊)

(每冊定價大洋伍角)

撰 者 廣 東 容 閔
譯 者 上 海 徐 鳳 石
發 行 者 武 進 惲 鐵 樵
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
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

分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
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長春 龍江 濟南
東昌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南京 杭州 蕪湖
吳興 安慶 蕪湖 蚌埠 南昌 貴州 九江 漢口
武昌 長沙 重慶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福州
廈門 廣州 潮州 汕頭 澳門 香港 桂林
梧州 雲南 貴陽 哈爾濱 新嘉坡

▲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▼

九一四三

西學東漸記目錄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幼稚時代 |
| 第二章 | 小學時代 |
| 第三章 | 初游美國 |
| 第四章 | 中學時代 |
| 第五章 | 大學時代 |
| 第六章 | 學成歸國 |
| 第七章 | 入世謀生 |
| 第八章 | 經商之閱歷 |
| 第九章 | 產茶區域之初次調查 |
| 第十章 | 太平軍中之訪察 |
| 第十一章 | 對於太平軍戰爭之觀感 |

第十二章 太平縣產茶地之旅行

第十三章 與曾文正之談話

第十四章 購辦機器

第十五章 第二次歸國

第十六章 予之教育計畫

第十七章 經理留學事務所（派送第一批留學生）

第十八章 秘魯華工之調查

第十九章 留學事務所之終局

第二十章 北京之行與悼亡

第二十一章 末次之歸國

第二十二章 戊戌政變

西學東漸記

第一章 幼稚時代

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。予生於彼多羅島 Pedro-Island 之南屏鎮。鎮距澳門西南可四英里。澳門。葡萄牙殖民地也。島與澳門間。有海峽廣半英里許。予第三。有一兄一姊一弟。今兄弟若姊。俱已謝世。惟予僅存。（按先生於一九一二年逝世。著書時爲一九〇〇年。）

一八三四年。倫敦婦女會議在遠東提倡女學。英教士古特拉富之夫人 Mrs. Gutz-
 Muth 遂於是時蒞澳。初設一塾。專授女生。未幾。復設附塾。兼收男生。其司事某君。予同里而父執也。常爲予父母道古夫人設塾授徒事。其後予得入塾肄業。此君與有力焉。惟是時中國。爲純粹之舊世界。仕進顯達。賴入股爲敲門磚。予兄方在舊塾讀書。而父母獨命余入西塾。此則百思不得其故。意者通商而後。所謂洋務。漸趨重要。吾父母欲先着人鞭。冀兒子能出人頭地。得一翻譯或洋務委員之優缺乎。至於予

後來所成之事業。似爲時世所趨。或非予父母所及料也。

一八三五年。隨父至澳門。入古夫人所設西塾。予見西國婦女始此。時纔七齡。當時情形。深印腦中。今雖事隔數十年。猶能記憶。古夫人軀幹修長。體態合度。貌秀而有威。眼碧色。深陷眶中。唇薄頤方。眉濃髮厚。望而知爲果毅明決之女丈夫。時方盛夏。衣裳全白。飄飄若仙。兩袖圓博如球。爲當年時製。夫人御此服飾。乃益形其修偉。予覩狀。殊驚愕。依吾父肘下。逡巡不前。雖夫人和顏悅色。終惴惴也。我生之初。足迹不出里巷。驟易處境。自非童稚所堪。迨後思家之念稍殺。外界接觸漸習。乃覺古夫人者和藹仁厚。視之若母矣。予於學生中。齒最稚。乃益邀夫人憐憫。入塾後卽命居女院中。不與男童雜處。蓋特別優待也。

予兒時頗頑劣。第一年入塾時曾逃學。其事至今不忘。古夫人之居予於女院。本爲優遇。予不知其用意。男生等皆居樓下層。能作戶外運動。而予與諸女生。則禁錮於三層樓上。惟以露臺爲遊戲場。以爲有所厚薄。心不能甘。常課餘潛至樓下。與男生嬉。又見彼等皆許自由出門。散步街市。而予等猶無此權利。心益不平。乃時時潛出。

至埠頭。見小舟艤集。忽發異想。思假此逃出藩籠。以復我自由之舊。同院女生。年事皆長於予。中有數人。因禁閉過嚴。亦久蟄思啓。故於予之計畫。深表同情。既得同志六人。膽益壯。定計予先至埠頭。雇定蓋篷小船。乘間脫逃。翌晨早餐後。古夫人方就膳。予等七人。遂於此時潛行出校。匆匆登舟。向對岸進發。對岸爲彼多羅島。予家在此也。謂同伴六人先至予家小住。然後分別還鄉。在予固自以爲計出萬全。不謂渡江未半。追者踵至。來船極速。轉瞬且及。予乃惶急。促舟子努力前進。許渡登彼岸時。酬以重金。但予舟祇二櫓。來舟則四櫓。舟子知勢力懸殊。見來舟手巾一揮。卽戢耳聽命。而予等七人。束手受縛矣。放豚入笠。乃施懲戒。古夫人旋命予等排列成行。巡行全校。且於晚課後。課堂中設一長桌。命七人立其上一小時。予立中央。左右各三人。頭戴頂尖紙帽。胸前懸一方牌。大書逃徒。不啻越獄罪囚也。予受此懲創。羞愧無地。而古夫人意猶未足。故將果餅橙子等分給他生剝食。使予等饑涎欲流。絕不一顧。苦樂相形。難堪滋甚。古夫人洵惡作劇哉。

古夫人所設塾。本專教女生。其附設男塾。不過爲瑪禮孫學校 Morrison School 之

晨三時即起。至晚上六時始歸。日獲銀幣二角五分。悉以奉母。所得無多。僅僅小補。家中拮据。惟長兄是賴耳。予母得予等臂助。尙能勉強度日。如是者五閱月。而嚴冬忽至。店鋪咸停製糖菓。予乃不得已而改業。隨老農後。芸草阡陌間。予姊恆與予偕。相傳古有盧斯 *Lucas* 者。割禾無所獲。遇波亞士 *Boss* (亦人名) 時時周給之。予惜無此佳遇。幸予粗通西文。窘迫時竟賴以解厄。予之能讀寫英文。農人本不之知。予姊告之。乃忽動其好奇心。招予至前。曰孺子。試作紅毛人之語。予初忸怩不能出口。後予姊從旁慫恿。謂汝試爲之。彼農或有以犒汝。農人欣然曰。老夫生平從未聞洋話。孺子能言者。吾將以禾一巨捆酬汝勞。重至汝不能負也。予聞此重賞。膽立壯。乃爲之背誦二十六字母。農人聞所未聞。咸驚奇詫異。予爲此第一次演說時。稻田中之泥水。深且沒脛。演說既畢。獲獎禾數捆。予與予姊果不能負。乃速返家邀人同往荷歸。予之拉雜英文。早年時即着此奇效。是則始願所不及。時予年十二歲。即古時盧斯之獲六斛。其成績亦不予過矣。

刈禾時期甚短。無他事足述。其後有一比隣。向在天主教士某處。爲印刷書報工人。

容 先 生 自 述

適由澳門請假歸。偶與予母言。教士欲雇用童子。摺疊書頁。僅識英字母及號碼。無誤。即得。程度不必過高。予母告以此事。予能爲之。乃請其介紹於教士。條約既定。別母赴澳門就新事。月獲工資四元五角。以一元五角付膳宿費。餘三元。按月匯寄堂上。然予亦不遽因此致富。可四閱月。忽有夢想不到之人。來函招予。而上帝又似命予速往。勿失時機者。函蓋來自霍白生醫生。D. H. HOSKIN 醫生亦傳道者。其所主任之醫院。距予執業之印刷所。僅一英里。予在古夫人西塾時。數見之。故稔識其人。此次見招。初不解其故。以爲霍氏欲予從其學醫也。繼乃知古夫人赴美時。其臨別之末一語。即託予於霍白生。謂必訪得予所在。俟瑪禮孫學校開課時。送予入校云。霍氏負此宿諾。無日或忘。蓋覓予不得。已數月於茲。相見時。霍氏謂予。瑪禮孫學校已開課。汝亟歸家請命。必先得若母允汝入塾。然後捨去汝業。來此伴予數月。使予得熟知汝之爲人。乃可介紹汝於該校教習也。時予母方深資予助。聞言意頗不樂。然卒亦從予請。命予往澳門辭別天主教教士。該教士雖沈靜緘默。四月之中。從未與予交一語。然亦未嘗吹毛求疵。故予去時。頗覺戀戀。予辭出後。逕往醫院。從霍醫生

容 先 生 自 述

Dr. Robert Morrison 卒於中國。其翌年一月二十六日。乃有傳單發佈於寓澳之西人。提議組織瑪禮孫教育會。以紀念其一生事蹟。并議建設學校。及設施他種方法。以促進中國之泰西教育。至瑪禮孫博士之來中國。乃爲英國傳道會所委派。彼爲中國之第一傳道師。博士於一八〇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由倫敦啟程。經大西洋而至紐約。改乘帆船名屈利亥登 *Fidant* 者。而至中國。原擬在澳門登陸。因爲天主教士之嫉忌。不果。乃折至廣州。後因中外適起交涉。中政府與西商感情頗惡。乃往麻拉甲 *Malacca* 暫時駐足。以植基礎。於是從事著作。成第一部之華英字典。分釘三冊。并以耶教聖經譯成漢文。以供華人披閱。又有第一信徒名梁亞發者。助其宣講。爲傳道界別開生面。成效卓著。此後寓華之教士。咸奉瑪禮孫所著之字典及其所譯之聖經。以爲圭臬。瑪禮孫博士既在中國成如許事業。其名永垂不朽。允宜建一大學以紀念之。乃所建者祇區區一塾。規模褊小。且因經費僅僅恃僑寓西商。時虞匱乏。以瑪氏之豐功偉烈。而紀念之成績。乃不過如是。庸非一憾事哉。

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起。其後結果。卽以香港讓於英人。瑪禮孫學校遂於一八四

二年遷於香港某山之巔。高出海平線幾六百英尺。山在維多利亞殖民地 Victoria Colony 之東端。登山眺望。自東至西。港口全境畢現。即此一處。已足見香港爲中國南部形勝。無怪外人垂涎。且港口深闊。足爲英國海軍根據地。有此特點。故此島終不我屬。卒爲英國有也。瑪禮孫學校既設於山頂。其後此山。遂亦以瑪禮孫得名云。

一八四五年三月十二日威廉麥克 William Macy 先生來港。爲瑪禮孫學校之助教。是校自澳門徙此以來。大加擴張。學生之數。已達四十餘人。新增三班教授。一人之力。不能兼顧。故須延聘教習。相助爲理。麥先生之來校。適當其會。勃朗先生。則仍專心校務。毫無間斷。直至次年秋間回美。乃以麥先生繼之。蓋其時麥先生已有一年之經驗矣。

勃朗與麥克二君之品性。大相懸殊。勃先生一望而知爲自立之人。性情態度。沉靜自若。遇事調處。秩序井然。其爲人和藹可親。溫然有禮。且常操樂觀主義。不厭不倦。故與學生之感情甚佳。其講授教課。殆別具天才。不須遠證。而自能使學生明白了

解。此雖由於賦性聰敏。要亦閱歷所致。蓋當其未來中國未入耶路大學之前。固已具有教育上之經驗矣。故對於各種學生。無論其爲華人爲日人或爲美人。均能審其心理而管束之。知師莫若弟。以才具論。實爲一良好校長。其後先生回國。任阿朋學校 Auburn Academy 之監院。後往日本。亦從事教育。皆功效大著。足證是言之不謬也。至於助教麥克先生。亦爲耶路大學之畢業生。第未來中國之先。未嘗執教鞭。故經驗絕少。而於中國將擇何種事業。亦未有方針。然其天性敏捷。德行純懿。思想卓犖。使君自不凡也。

一八五〇年瑪禮孫學校解散。麥克與其母返美。復入耶路大學聖教科學道。一八五四年。復經美國公會派至中國傳道。其時予已畢業於耶路大學。準備回國。乃與之偕歸。自桑得阿克 Sandy Hook 啟程以至香港。計歷百五十四日之久。始達目的地。長途寂寂。無聊殊甚。當於第六章中詳之。

一八四六年冬。勃朗先生回國。去之前四月。先生以此意佈告生徒。略謂已與家屬均身體羸弱。擬暫時離華。庶幾遷地爲良。并謂對於本校。感情甚深。此次歸國。極願

攜三五舊徒。同赴新大陸。俾受完全之教育。諸生中如有願意同行者。可即起立。全堂學生聆其言。爽然如有所失。默不發聲。其後數日間。課餘之暇。聚談及此。每爲之愀然不樂。其欣欣然有喜色者。惟願與赴美之數人耳。即黃勝黃寬與予是也。當勃先生佈告遊美方針時。予首先起立。次黃勝。次黃寬。第予等雖有此意。然年幼無能自主。歸白諸母。母意頗不樂。予再四請行。乃勉強曰諾。然已淒然淚下矣。予見狀。意良不忍。竭力勸慰之曰。兒雖遠去。尙有兄弟與姊三人。且長兄行將娶婦。得有兄嫂。承歡膝下。不致寂寞。母其善自珍攝。弗念兒也。母聞予言。爲之首肯。由今思之。殆望予成器。勉強忍痛也。嗚呼。

予等均貧苦。若自備資斧。則無米安能爲炊。幸勃先生未宣言前。已與校董妥籌辦法。故予等留美期內。不特經費有着。即父母等亦至少得二年之養贍。既惠我身。又及家族。仁人君子之用心。可謂至矣。資助予等之人。本定二年爲期限。其中三人之名。予尙能記憶。一爲蓄德魯特君。Andrew Shortrede 蘇格蘭人。香港中國日報

China Mail 之主筆。其人素鰥居。慷慨明決。有當仁不讓之風。一爲美商李企君。

Ritchie 一爲蘇格蘭人康白爾君。Campbell 其餘諸人。惜不相識。故無從記其名姓。此外又有阿立芬特公司 The Olyphant Brothers 者。爲美國紐約巨商兄弟三人所設。有帆船一艘名亨特利思。Huntress 專來中國運載茶葉。予等即乘是船赴美。蒙公司主人美意。自香港至紐約。不取船資。亦盛德也。此數君者。解囊相助。俾予得受完全之教育。蓋全爲基督教慈善性質。並無他種目的。今則人事代謝。已爲古人。即稱道其名。亦已不及。然其後裔聞之。知黃寬黃勝與予之教育全爲其先人所培植。亦一快心愜意事也。

第三章 初遊美國

一八四七年一月四日。予等由黃浦首途。船名亨特利思。Huntress 帆船也。屬於阿立芬特兄弟公司。The Olyphant Brothers 前章已言之。船主名格拉司彼。Captain Gillespie。時值東北風大作。解纜揚帆。自黃浦抵聖希利那島。St. Helena 波平船穩。過好望角時。小有風浪。自船後來。勢乃至猛。恍若惡魔之逐人。入夜天則黑暗。濃雲如幕。不漏星斗。於此茫茫黑夜中。仰望桅上電燈星星。搖蕩空際。飄忽不定。有若

墟墓間之燐火。此種愁慘景象。印入腦際。迄今猶歷歷在目。惟彼時予年尙幼。不自知其危險。故雖扁舟顛簸於驚濤駭浪中。不特無恐怖之念。且轉以爲樂。竟若此波濤。汹涌入予目中。皆成爲不世之奇觀者。迨舟既過好望角。駛入大西洋。較前轉平靜。至聖希利那島。稍停裝載糧食淡水。凡帆船之自東來者。中途乏飲食料。輒假此島爲暫時停泊之所。自舟中遙望聖希利那島。但見火成石焦黑如炭。草木不生。有若牛山濯濯。予等乘此停舟之際。由約姆司坦 Jamstown 登陸。游覽風景。入其村。居民稀少。田間植物則甚多。濃綠芸芸。良堪娛目。居民中有我國同胞數人。乃前乘東印度公司船以來者。年事方盛。咸有眷屬。此島卽拿破倫戰敗被幽之地。拿氏遂終老於此。其墳在島之浪奧特 Longwood 地方。予等咸往登臨。撫今弔古。悵觸余懷。墳前有大柳樹一。乃各折一枝。攜歸舟中。培養而灌溉之。以爲異日之紀念。後抵美國。勃朗先生遂移此柳枝。植諸紐約省之阿朋學校 Auburn Academy 中。勃朗卽在此校任教授數年。後乃往遊日本。迨一八五四年。予至阿朋學校遊覽時。則見此枝已長成茂樹。垂條萬縷矣。

舟既過聖希利那島。折向西北行。遇海灣水溜。Gulf Stream 水急風順。舟去如矢。未幾遂抵紐約。時在一八四七年四月十二日。即予初履美土之第一日也。是行計居舟中凡九十八日。而此九十八日中。天氣清朗。絕少陰霾。洵始願所不及。一八四七年紐約之情形。絕非今日。（指一九〇九年）當時居民僅二十五萬乃至三十萬耳。今則已成極大之都會。危樓摩天。華屋林立。教堂塔尖。高聳雲表。人烟之稠密。商業之繁盛。與倫敦相頡頏矣。猶憶一八四五年予在瑪禮孫學校肄業時。曾爲一文。題曰意想之紐約遊。當爾時搦管爲文。詎料果身履其境者。由是觀之。吾人之意想。固亦有時成爲事實。初不必盡屬虛幻。予之意想得成爲事實者。尙有二事。一爲予之教育計畫。願遣多數青年子弟遊學美國。一則願得美婦以爲室。今此二事。亦皆如願以償。則予今日胸中。尙懷有種種夢想。又安知將來不一一見諸實行耶。

予之勾留紐約。爲日無多。於此新世界中第一次所遇之良友。爲巴脫拉脫夫婦二人 Mr. and Mrs. David E. Bartlett 巴君時在紐約聾啞學校教授。後乃遷於哈特福德 Hartford 仍爲同類之事業。今巴君已於一八七九年逝世。其夫人居孀約

三十年。於一九〇七年春間亦溘然長逝矣。巴夫人之爲人。品格高尚。有足令人敬愛。其宗教之信仰尤誠篤。本其慈善之懷。常熱心於社會公益事業。影響所及。中國亦蒙其福。蓋有中國學生數人。皆爲巴夫人教育而成有用之材。故巴夫人者。予美國良友之一也。

自紐約乘舟赴紐海紋。New Haven 以機會之佳。得晤耶路大學校長譚君。President Day of Yale University 數年之後。竟得畢業此校。當時固非敢有此奢望也。予等離紐海紋後。經威哈斯角 Warehouse Point 而至東溫若 East Windsor 逕造勃朗夫人家。勃夫人之父母。爾時尙存。父名巴脫拉脫。Rev. Shubael Bartlett (與前節之巴君爲另一人)。爲東溫若教堂之牧師。予等入教堂瞻仰。卽隨衆祈禱。人皆怪之。予座次牧師之左。由側面可周矚全堂。幾無一人不注目予等者。蓋此中有中國童子。事屬創見。宜其然也。予知當日衆人神志既專注予等。於牧師之宣講。必聽而不聞矣。

巴牧師乃一清教徒。Puritan (清教徒爲耶穌教徒之一派。最先來美洲者。) 其

容 先 生 自 述

人足爲新英國省清教徒之模範。（按新英國省 New England States 爲美國東部之數省。紐約省亦在其內。）宣講時語聲清朗。意態誠懇。聞其生平兢兢所事。絕不稍稍草率。凡初晤巴牧師者。每疑其人嚴刻寡恩。實則其心地甚仁厚也。惟以束身極謹。故面目異常嚴肅。從未聞其縱笑失聲。尤無一諧謔語。每日起居有定時。坐臥有常處。晨興後則將聖經及祈禱文置於一定之處。端正無少偏。舉止動作。終年如一日。總其一生之行事。殆如時計針之移動。周而復始。不爽晷刻。故凡與巴牧師久處者。未見巴牧師之面。咸能言巴牧師方事之事。歷歷無少差也。

巴牧師之夫人。則與其夫旨趣大異。長日歡樂。時有笑容。遇人接物尤霽吉。每一啟口。輒善氣迎人。可知其宅心之仁慈。凡牧師堂中恆多教友。酬酢頗繁。巴牧師有此賢內助。故教友咸樂巴君夫婦。牧師年俸。不過四百美金。以此供衣食。猶虞其不足。乃巴夫人且不時款享賓客。余不解其點金何術。而能措置裕如。後乃知巴牧師有田園數畝。歲入雖微。不無小補。又其幼子但以禮 Daniel 尤勤於所事。以所得資歸奉父母。牧師得常以酒食交歡賓客。殆賴有此也。後予在孟松中學及耶路大學肄

業時。每值假期。輒過巴牧師家。

第四章 中學時代

予在東溫若。小住勃朗家一星期。乃赴馬沙朱色得士省。Massachusetts 入孟松學校 Monson Academy 肄業。彼時美國尙無高等中學。僅有預備學校。孟松即預備學校中之最著名者。全國好學之士。莫不負笈遠來。肄業此校。爲入大學之預備。按孟松在新英國省中。所以名譽特著。以自創設以來。長得品學純粹之士。爲之校長故。當予在孟松時。其校長名海門。Rev. Charles Hammond 亦德高望重。品學兼優者。海君畢業於耶路大學。Yale University 夙好古文。兼嗜英國文藝。故胸懷超逸。氣宇寬宏。當時在新英國省。殆無人不知其爲大教育家。且其爲人富自立性。生平主張儉德。提倡戒酒。總其言行。無可訾議。不愧爲新英國省師表。以校長道德文章之高尙。而學校名譽亦頓增。自海門來長此校。日益發達。氣象蓬勃。爲前此未有云。而斯時中國人入該校者。惟予等三人耳。海校長對於予等。特加禮遇。當非以中國人之罕覯。遂以少爲貴。而加以優禮。蓋亦對於中國。素抱熱誠。甚望予等學成歸

國。能有所設施耳。

在孟松學校之第一年。予等列英文班中。所習者爲算術、文法、生理、心理、及哲學等課。其生理、心理兩科。則爲勃朗女師 Miss Rebekah Brown 所授。美國學校通例。凡行畢業禮時。其畢業生中之成績最優者。則代表全體對教師來賓而致謝詞。勃朗女師嘗爲此致謝詞之代表者。畢業於霍來克玉山女校 Mt. Holyoke School 之第一人。也。後與醫學博士麥克林 Dr. A. S. McClern 結婚。遂寓於斯不林費爾 Springfield 勃朗女師之爲人。操行既端正。心術仁慈。尤勇於爲善。熱心於教育。夫婦二人。待予咸極誠摯。每值放假。必邀予過其家。及予入耶路大學肄業。處境甚窘。賴渠夫婦資助之力尤多。歸國後。彼此猶音問不絕。及再至美國。復下榻其家。斯不林費爾有此良友。令人每念不忘。一八七二年予攜第一批留學生游美時。卽賃屋鄰麥博士。公暇期常得與吾友把晤也。

勃朗君（此指勃朗牧師）之至美也。以予等三人。託付於其老母。母字余等殊週到。每餐必同食。惟勃君有妹已孀。挈子三人。寄居母家。遂無餘室。可容予等。乃別賃一

學大家。出其爲文之長技。用於演講。故出言咸確當而有精神。大教育家阿那博士 Dr. Arnold 之言曰。善於教育者。必能注意於學生之道德。以養成其優美之品格。否則僅僅以學問知識。授於學生。自謂盡其能事。充乎其極。不過使學生成一能行之百科全書。或一具有靈性之鸚鵡耳。曷足貴哉。海君之爲教授。蓋能深合阿那博士所云教育之本旨者也。予在孟松學校時。曾誦習多數英國之文集。皆海君所親授者。

在孟松之第一年。予未敢冀入大學。蓋予等出發時。僅以二年爲限。一八四九年。卽須回國也。三人中。以黃勝齒爲最長。一八四八年秋。黃勝以病歸國。僅予與黃寬二人。居恆晤談。輒話及二年後之方針。予之本志。固深願繼續求學。惟一八四九年後。將恃何人資助予等學費。此問題之困難。殆不啻古所謂戈登結。幾於無人能解者。則亦惟有商之於海門校長及勃朗君耳。幸得二君厚意。尤爲函詢香港資助予等之人。迨得覆書。則謂二年後如予二人願至英國蘇格蘭省愛丁堡大學習專門科者。則彼等仍可繼續資助云云。予等蒙其慷慨解囊。歷久不倦。誠爲可感。嗣予等互

商進止。黃寬決計二年後至蘇格蘭補此學額。予則甚欲入耶路大學。故願仍留美。議既定。於是黃寬學費。已可無恐。予於一八四九年後。藉何資以求學。此問題固仍懸而未決也。亦惟有泰然處之。任予運命之自然。不復爲無益之慮。

此事既決。予於一八四九年暑假後。遂不更治英國文學。而習正科初等之書。翌年之夏。二人同時畢業。黃寬旋即妥備行裝。逕赴蘇格蘭入愛丁堡大學。予則仍留美國。後亦卒得入耶路大學。予與黃寬二人。自一八四〇年同讀書於澳門瑪禮聖學校。嗣後朝夕切磋共筆硯者垂十年。至是始分袂焉。

黃寬後在愛丁堡大學學習醫。歷七年之苦學。卒以第三人畢業。爲中國學生界增一榮譽。於一八五七年歸國懸壺。營業頗發達。以黃寬之才之學。遂成爲好望角以東最負盛名之良外科。繼復寓粵。事業益盛。聲譽益隆。旅粵西人歡迎黃寬。較之歡迎歐美醫士有加。積資亦富。於一八七九年逝世。中西人士臨弔者無不悼惜。蓋其品行純篤。富有熱忱。故遺愛在人。不僅醫術工也。

第五章 大學時代

容 先 生 自 述

予未入耶路大學時。經濟問題。既未解決。果何恃以求學乎。雖美國通例。學生之貧乏者。不難工作以得學費。然此亦言之非艱行之惟艱。身履其境。實有種種困難。而舍此更無良策。計予友在美國人中可恃以謀緩急者。惟勃朗及海門二君。勃朗即攜予赴美者。海門則予在孟松學校時。嘗受其教育者也。予既無術自解此厄。乃乞二人援手。彼等謂予。孟松學校定制。固有學額資送大學。蓋爲勤學寒士而設。汝誠有意於此。不妨姑試之。第此權操諸校董。且願受其資助者。須先具志願書。畢業後願充教士以傳道。乃克享此利益。予聞言爽然自失。不待思索。已知無補額希望。故亦決意不向該校請求。數日後。諸校董忽召予往面議。資遣入學事。是殆勃朗與海門二君。未悟予意。已預爲予先容矣。校董之言正與勃朗海門同。謂畢業後歸國傳道則可。第具一志願書存查耳。此在校董一方面。固對予極抱熱誠。而予之對於此等條件。則不能輕諾。予雖貧。自由所固有。他日竟學。無論何業。將擇其最有益於中國者爲之。縱政府不錄用。不必遂大有爲。要亦不難造一新時勢。以竟吾素志。若限於一業。則範圍甚狹。有用之身。必致無用。且傳道固佳。未必卽爲造福中國獨一無

二之事業。以吾國幅員若是其遼闊。人苟具真正之宗教精神。何往而不利。然中國國民信仰。果何如者。在信力薄弱之人。其然諾將如春冰之遇旭日。不久消滅。誰能禁之。況志願書一經簽字。即動受拘束。將來雖有良好機會。可爲中國謀福利者。亦必形格勢禁。坐視失之乎。余既有此意。以爲始基宜慎。則對於校董諸人之盛意。寧抱歉衷。不得不婉辭謝之。嗣海門悉予意。深表同情。蓋人類有應盡之天職。決不能以食貧故。遽變宗旨也。

人生際會。往往非所逆料。當予却孟松校董資助時。爲一八五〇年之夏。勃朗方至南部探視其姊。順道訪喬治亞省薩伐那婦女會The Ladies Association in Savannah, Ga. 之會員。談次偶及予事。遂將得好消息以歸。尤幸者勃朗之歸適逢其會。設更晚者。則予或更作他圖。不知成如何結果矣。渠對於予之意見。亦深以爲然。因語余薩伐那婦女會會員。已允資助。此豈前此夢想所及者。遂束裝東行。赴紐海文New Haven 逕趨耶路大學投考。居然不在孫山之外。蓋予於入大學之預備。僅治拉丁文十五月。希拉文十二月。算術十閱月。於此短促之歲月。復因孟松左近地

容 先 生 自 述

方。新造鐵路。築路之際。學校不得不暫時停輟。而予之學業。遂亦因以間斷。同學之友。學程皆優於余。竟得入穀。事後追思。不知其所以然。余之入耶路大學。雖尙無不及格之學科。然在教室受課。輒覺預備工夫。實爲未足。以故備形困難。蓋一方面須籌畫經費。使無缺乏之虞。一方面又須致力所業。以冀不落人後也。尙憶在第一年級時。讀書恆至夜半。日間亦無餘晷爲遊戲運動。坐是體魄日就羸弱。曾因精力不支。請假赴東溫若 East Windsor 休息一星期。乃能繼續求學焉。

至第二年級。有一事尤足困予。則微積學是也。予素視算術爲畏途。於微積分尤甚。所習學科中。惟此一門。總覺有所捍格。雖日日習之。亦無絲毫裨益。每試常不及格。以如是成績。頗懼受降級之懲戒。或被斥退。後竟得越過此難關。則賴有英文爲助。美國大學制。每級分數班。每班有主任教員。專司此班中學生功課之分數。學生欲自知其分數多寡者。可問主任教員。予班之主任教員。曰白洛及 Blodget 乃教拉丁文者。予在二年級時。自慚分數過少。至不敢向教員探詢。私意或且降級。幸英文論說頗優。第二第三兩學期。連獲首獎。故平均分數。猶得以有餘補不足。自經兩次

獲獎。校中師生異常器重。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。然余未敢略存自滿心。以予四學年中平均分數之少。捫心慚汗。若因人之譽己而趾高氣揚。抑自欺之甚矣。

第二學年之末及第三學年。學費漸充裕。以校中有二三年級學生。約二十人。結爲一會。共屋而居。另倩一人爲之司飲膳。予竭力經營。獲充是職。晨則爲之購辦蔬餚。飯則爲之供應左右。後此二年中予之膳費。蓋皆取給於此。雖所獲無多。不無小補。薩伐那婦女會。既助予以常年經費。阿立芬公司亦有特捐相助。此外予更得一職。爲兄弟會管理書籍。兄弟會者。校中兩辯駁會之一也。會有一小藏書樓。予以會員之資格。得與是選博徵資焉。

第四學年。兄弟會中仍舉予爲司書人。每歲酬予美金三十元。予既得此數項進款。客囊乃覺稍裕。不復以舉債爲生。若例以小村落中之牧師。每年薪俸所入。亦不過二三百金。彼且以瞻養八口之家而無缺乏。則予以個人而有此。又有婦女會贈予以襪履等物。更不必自耗囊金。於此猶云不足。則亦過矣。

予於一八五四年畢業。同班中畢業者。共九十八人。以中國人而畢業於美國第一

容 先 生 自 述

等之大學校。實自予始。以故美國人對予感情至佳。時校中中國學生。絕無僅有。易於令人注目。又因予曾任兄弟會藏書樓中司書之職二年。故相識之人尤多。同校前後三級中之學生。稔予者幾過半。故余熟悉美國情形。而於學界中交游尤廣。予在校時。名譽頗佳。於今思之。亦無甚關係。浮雲過眼。不過博得一時虛榮耳。

予當修業期內。中國之腐敗情形。時觸予懷。迨末年而尤甚。每一念及。輒爲之怏怏不樂。轉願不受此良教育之爲愈。蓋既受教育。則予心中之理想既高。而道德之範圍亦廣。遂覺此身負荷極重。若在毫無知識時代。轉不之覺也。更念中國國民。身受無限痛苦。無限壓制。此痛苦與壓制。在彼未受教育之人。亦轉毫無感覺。初不知其爲痛苦與壓制也。故予嘗謂知識益高者。痛苦益多。而快樂益少。反之。愈無知識。則痛苦愈少。而快樂乃愈多。快樂與知識。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。雖然。持此觀念以論人生之苦樂。則其所見亦甚卑。惟怯懦者爲之耳。此其人必不足以成偉大之事業。而趨於高尚之境域也。在予個人而論。尤不應存此悲觀。何也。予既遠涉重洋。身受文明之教育。且以辛勤刻苦。俾遂予求學之志。雖未能事事如願以償。然律以普通

容 先 生 自 述

目予爲中國有用之人材。慮予久居不歸。樂不思蜀也。於是捐棄學習專科之奢願。而留學時期。於以告終。美人中勸予歸國最力者。其一爲白禮特。Perit 其人執業於美國某東方公司中。其二爲阿立芬特兄弟公司 Olyphant Brothers 之主人翁。所謂阿立芬特公司。卽八年前曾以帆船載予來美而不取值者。此數人之見解皆甚高尚。其所以慫恿予歸中國。非有私意存於其間。蓋欲予歸國後熱心傳道。使中國信仰上帝。人人爲耶穌教徒耳。

有麥克教士 Rev. William Macy 者。於一八四五年至香港代勃朗爲瑪禮孫學校 Morrison School 教員。於前第二章中已言及之。迨後瑪禮孫學校解散。麥克乃重歸美國。復入耶路爲學生。茲復經美國教會派往中國傳道。遂於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十三日。與予同乘紐約某公司帆船名歐里加 Eureka 者。自紐約首途。時值冬令。爲過好望角最惡劣之時會。蓋隆冬之際。東北風極大。凡帆船向東方行。必遇逆風。無可倖免。而歐里加船此時正依此航路以進行也。此船本爲運貨以赴香港者。舟中乘客。除予及麥克外。實無第三人。起程之日。適彤雲密布。嚴寒襲人。舟又停泊

於東河 East River 中流。不能傍岸。予等乃覓小舟以渡。當登舟時回顧岸旁。不見有一人揮巾空際。送予遠行者。及舟既起碇。岸上亦無高呼歡送之聲。此境此情。甚蕭條也。船初行。先以他船拖至桑得阿克 Sandy Hook 迨出口後乃解纜自行。正值逆風迎面而來。勢殊猛烈。風篷不能扯滿。則張半帆。旁行斜上。曲折以進。船中載貨極少。即欲覓一壓艙之重物。亦不可得。以故衝擊風浪中。顛簸愈甚。滄海一粟。如明星倒影水中。蕩漾不定。此航路之惡。爲夙昔所著稱。固非自今日始也。由桑得阿克以至香港。幾無平穩之一日。計水程凡一萬三千海里。船行歷一百五十四日乃達目的。予生平航海。不爲不多。然寂寞無聊。則未有如此行之甚者。船主名輝布 Apple 籍隸費拉特爾費亞 Philadelphia 城。爲人粗獷無文。以口吃故。舉止尤燥急。每日於船中所爲。令人可笑之事極多。而於晨間則尤甚。彼每晨必登甲板。自船首至船尾。來回急走。以測候天空氣象。有時忽驟止其步。駐足癡立。對逆風吹來之方向。仰首矚天。筋漲面赤。眼珠幾欲突出。暴怒之極。則伸兩手盡力自搔其髮。一若與此煩惱絲有無窮夙憾。必欲根根拔而去之者。如是往來跳躍。齧齒有聲。或以足與

甲板鬪其堅。力踰不已。口中作種種藝語。對天漫罵。謂天公之作此逆風。蓋有意與之爲難。阻其進行也。顧船主雖毒罵。而口吃乃期期不可辨。其狀可笑亦復可憐。予初見其狂暴如瘋。頗生憐憫之念。迨後見其無日不如是。乃覺其人可鄙。殊不足憐惜。彼每次向天示威之後。必至力盡筋疲。乃於甲板上獨據胡床。枯坐歷數小時。舟中雖無人願與之接談。而彼固怡然自得。恆力搓其兩手。自語自笑。狀若無辜之瘋人。長途中凡其舉動。非瘋非僞。船中水手。司空見慣。不以爲奇。雖外貌不敢顯輕侮之色。而心中固無不匿笑其爲人也。舟行之際。一切調度。全由大副一人指揮。此大副之專制。不啻海中一暴君。幸水手皆爲哪喊及瑞典兩國之人。故尙肯服從其命令。若在美國人遇此野蠻無人理之事。必不能堪。或且起暴動以爲對待矣。蓋此船主大副之役使水手。有如牛馬。日夜無少停。途中所得暫事休息者。惟船行至熱帶時。適風波平靜之數日耳。予稽旅行之日記冊。計自解纜後約行兩星期。始至馬加撒海峽。Macassar Strait 舟中人殆無一不生厭倦之心。過海峽後。船主乃揚言於衆曰。予此行所以不幸而遇逆風者。以舟中有約拿其人在也。（相傳約拿爲古時

先知。運最蹇。一日航海遇暴風。舟且覆。同舟者拈鬮以求罪人。適得約拿。舉而投諸海。風乃立止云。語時故使予友麥克聞之。其意蓋以約拿况麥克也。予友聞是言。絕不介意。惟對予曰笑而存之。時予方與麥克談論舟過海峽事。乃語麥克曰。設以予司此船者。過此海峽不過十日足矣。語時亦故高其聲浪。使船主聞之。一則報復其語侵麥克。一則使彼自知其航術未精也。

當隆冬之際。設行舟不過好望角。而繞亨角 Cape Horn 以進。利便實甚。蓋如是則可得順風。不獨縮短航海之期。且可省船主無數氣力。但予以乘客資格。亦莫知其內容真相。該公司駛行此船。既無甚貨物。又必逆東北風而行。豈其於經濟上有特別之目的耶。若以予意。則必經亨角遵新航路以行。而予又可藉此耳目一新矣。船近香港時。有領港人至船上。船主見其爲中國人。乃倩予爲舌人。詢其近處有無危險之暗礁及沙灘。予默念此暗礁與沙灘者。中國語不知當作何辭。久思不屬。竟莫達其意。幸領港人適解英語。乃轉告予以暗礁沙灘之中國名詞。噫。此領港人者。竟爲予回國後之第一國語教授。不亦異乎。船主及麥克等見予狀。咸笑不可仰。予

自念以中國人而不能作中國語。亦無詞以自解也。

登陸後予第一關懷之事。爲往視予友蓄德魯特。Shortrede 蓄德魯特者。中國日報 China Mail 主筆。予在孟松學校時。彼曾以資助予一年有餘。蓋予之老友也。把晤後彼卽邀予過其家。小作勾留。旋赴澳門。省視吾母。予去家日久。慈母倚閭懸念。必至望眼欲穿矣。予見母之日。以一時無從易中國衣。乃仍西裝以進。是時予已鬚矣。若循中國習慣。則少年未娶者。不應若是早鬚也。予見母無恙。胸中感謝之心。達於極點。轉無一語能出諸口。質言之。予此時喜極欲涕。此種狀況。實非語言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。母見予立現一種慈愛之色。以手撫摩予身且遍。謂此十年中思見兒而不可得也。予知母尙未悉予旅美之詳情。乃依坐膝下。告之曰。母乎。兒方經一五六閱月可厭之長期旅行也。然今幸無恙。已得抵家省母矣。兒自離膝下。前後已有八年。此八年中。在在皆遇良友。能善視兒。故兒身常健無疾病。兒在校肄業。常思藉此時學習。以爲將來効力祖國之預備。守此宗旨。八年如一日。當未入大學之前。又曾先入一預備學校。於預備學校畢業後。乃入耶路大學。耶路大學在美國爲

最著名大學之一。校內所訂課程。必四年乃能畢業。此兒所以久客異鄉。今既畢業於該校。遂得一學士學位。美國之學士。蓋與中國之秀才相仿。語次隨出一羊皮紙以示母。且告之曰。此即畢業文憑也。凡得畢業於耶路大學者。即在美國人猶視爲榮譽。况兒以中國人而得與其列耶。予母聞言。乃詢予此文憑與學位。可博獎金幾何。蓋予母固未知其效用如何也。予乃告母曰。此非可以得獎金者。第有文憑。則較無文憑之人。謀事爲易。至大學之給學位。亦非有金錢之效用。惟已造就一種品格高尚之人材。使其將來得有勢力。以爲他人之領袖耳。大學校所授之教育。實較金錢尤爲寶貴。蓋人必受教育。然後乃有知識。知識即勢力也。勢力之效用。較金錢爲大。兒今既以第一中國留學生畢業於耶路大學。今後吾母。即爲數萬萬人中第一中國留學生畢業於美國第一等大學者之母。此乃稀貴之榮譽。爲常人所難得。兒此後在世一日。必侍奉吾母。俾母得安享幸福。不使少有缺乏也。予之爲此大言。不慚。非敢自矜自滿。不過欲博吾母歡心耳。母聞予言果甚樂。面有笑容。旋謂予曰。吾見兒已蓄鬚。上有一兄。尙未蓄鬚。故吾意汝去鬚爲佳。予聞母言。即如命趨出。召匠

立雍之。母見予狀。樂乃益甚。察其意以爲吾子雖受外國教育。固未失其中國固有之道德。仍能盡孝於親也。予此時胸中愛母之忱。恨未能剖心相示。此後予每盡力所能及以奉予母。頤養天年。迨一八五八年予母棄養。壽六十有四。計去予失怙時。凡二十四年。予母逝時。予適在上海。未能見一面。實爲終天遺憾。

一八五五年予居粵中。與美教士富文 W. F. Johnson 君同寓。地名咸蝦欄。與行刑場頗近。場在城外西南隅。鄰珠江之濱。予之寓此。除補習漢文而外。他無所事。以予久居美洲。於本國語言。幾盡忘之。至是乃漸復其舊。不及六月。竟能重操粵語。惟唇舌間尙覺生硬耳。至予之漢文。乃於一八四六年游美之前所習者。爲時不過四年。以習漢文。學期實爲至短。根基之淺。自不待言。故今日之溫習。頗極困難。進步極緩。夫文字之與語言。在英文中雖間有不同之點。究不若中國之懸殊特甚。以中國之文字而論。燭煌華麗。變化萬端。雖應用普及全國。而文字之發音。則南北互異。東西懸殊。至於語言。則尤龐雜不可究詰。如福建江蘇安徽等省。卽一省之中。亦有無數不同之方言。每值甲乙兩地人相遇。設各操其鄉談。則幾如異國之人。彼此不能通解。此

乃中國語言文字上特別困難之處。爲各國所無者。

當予在粵時。粵中適有一暴動。秩序因之大亂。此際太平天國之軍隊。方橫行內地。所向披靡。而粵亂亦適起於是時。顧粵人之暴動。初與太平軍無涉。彼兩廣總督葉名琛者。於此暴動發生之始。出極殘暴之手段以鎮壓之。意在摧殘方茁之花。使無萌芽之患也。統計是夏所殺。凡七萬五千餘人。以予所知。其中強半。皆無辜冤死。予寓去刑場纔半英里。一日。予忽發奇想。思赴刑場。一覘其異。至則但見場中流血成渠。道旁無首之尸。縱橫徧地。蓋以殺戮過衆。不及掩埋。且因驟覓一遼曠之地。爲大壙以容此衆尸。一時頗不易得。故索任其暴露於烈日下也。時方盛夏。寒暑表在九十度或九十度以上。致刑場四圍二千碼以內。空氣惡劣如毒霧。此纍纍之陳尸。最新者暴露亦已二三日。地上之土。吸血既飽。皆作赭色。餘血盈科而進。匯爲污池。空氣中毒菌之瀰漫。殆不可以言語形容。據此景象。加以粵省人烟之稠密。在理當發生極大之瘟疫。乃竟得安然無恙。寧非怪事。後聞於城西遠僻處。覓得一極大溝渠。投尸其中。任其自然堆疊。以滿爲度。遂謂盡掩埋之能事矣。當時有往觀者。謂此掩

容 先 生 自 述

埋之法。簡易實甚。擲尸溝中後。無需人力更施覆蓋。以尸中血色之蛆。已足代赤土而有餘。不令羣尸露少隙也。此種情形。非獨當時觀者酸鼻。至今言之。猶令人欲作三日嘔。人或告予。是被殺者有與暴動毫無關係。徒以一般虎狼胥役。敲詐不遂。遂任意誣陷置之死地云。似此不分良莠之屠戮。不獨今世紀中無事可與比擬。即古昔尼羅 Nile 王之殘暴。及法國革命時代之慘劇。殺人亦無如是之多。罪魁禍首。惟兩廣總督葉名琛一人。實尸其咎。葉爲漢陽人。漢陽於太平軍起事時即被佔據。遂遭兵火之劫。人謂葉在漢陽本有極富之財產。此役盡付焚如。故對於太平軍恨之切齒。而太平軍之首領。又多籍隸兩廣。於是葉乃遷怒於兩廣人民。一八五四年。既攫得兩廣總督之權位。遂假公濟私。以報其夙怨。粵人乃無辜而受其殃矣。葉之戮人。不訊口供。捕得即殺。有如牛羊之入屠肆。此殺人之惡魔。天所不容。其罪惡滿盈之一日。且不旋踵而至。彼固猶在夢中也。未幾。葉因事與英政府釀成大交涉。爲英兵所擄。幽之印度極邊杳無居人之處。遂於此荒涼寂寞之區。苟延殘喘。以度其含垢忍辱之餘生。不特爲全國同胞所唾罵。抑亦爲全世界人所鄙棄也。

予自刑場歸寓後。神志懊喪。胸中煩悶萬狀。食不下咽。寢不安枕。日間所見種種慘狀。時時纏繞於予腦筋中。憤懣之極。乃深惡滿人之無狀。而許太平天國之舉動爲正當。予既表同情於太平軍。乃幾欲起而爲之響應。及後深思靜慮。乃覺此舉鹵莽。究非妥善之策。不若仍予舊有計畫。先習國語與漢文。俟其嫻熟。乃依一定之方針。循序而進。庶可達予夙昔之希望也。

第七章 入世謀生

前章言予習國文既極困難。未可遂云有得。而於中國語言。則漸復舊觀。談話無虞。扞格於時頗思於社會中得一職守。此非僅爲家人衣食。欲有所藉手。達予維新中國之目的。謀食亦謀道也。

有美教士曰派克 Parker 者。彼邦醫學博士。奉美教會之命。來華傳道。懸壺於粵有年。此時方爲美政府之特別委員。暫代公使事。時吾華尙無各國全權公使。北京之應設公使與否。在磋商中。國際上尙未有互派公使之條約。派克博士之於外交。非有特別經驗。其於律學。亦非專門。徒以其旅華日久。習中國之語言風俗。故美政

容 先 生 自 述

府以此任之。予有友曰歇區可克。H. H. Hitchcock 亦美人。與派克有舊。乃紹介予爲派克處書記。予前在古夫人小學時。已耳派克博士名。渠亦畢業於耶路大學者。因與予有同校之誼。頗相得。其辦事地點。在粵之省垣。惟夏季則至澳門避暑焉。予在派克處。事少薪薄。月十五金耳。予樂就之。意本不在金錢。欲藉派克力。識中國達官。庶幾得行予志。顧派克雖攝公使。乃非近水樓臺。知予之計畫甚左。三月後遽自行辭職。赴香港習法律。香港有老友蓄德魯特 Shortrede 君。遇予素厚。因主其家。無何蓄荐予于香港高等審判廳爲譯員。月薪七十五金。處境略裕。乃稍稍放膽。潛心治法律。英國審判廳制度。律師資格凡兩種。曰小律師 Solicitors 專司收集證據。抄閱公文。及摘述案情始末。以備辯護之材料。而已不出庭。曰大律師 Barristers 則出庭司辯護者。予從予友蓄德魯特之言。學習第一種律師事業。余之爲此可謂鑄錯。蓋香港爲英國之殖民地。予以中國人而律師於此。是以外人侵入英國法律團體。損彼利益。分我孟羹。必召英律師之惡感。以余之魯鈍。未計及此。一誤也。又予所師事者。乃一尋常律師。此時有一總律師。思羅致予於門下。乃舍此

予既受此排擠。自念戀戀於此。殊非計。不如辭職。去而之他。予去未久。派森亦以他故棄其香港事業。買棹歸英。

今回憶在港時短期歷史。轉覺學律未成。爲予生幸事。使當日果成一香港律師。則所成事業。必甚微末。且久居英國殖民地。身體爲所拘束。不能至中國內地。與上流社會交游。縱使成一著名律師。博得多金。亦安所用之。余既去香港。於一八五六年八月。乘一運茶船北赴上海。船名佛羅稜司。Florence。乃自美國波司頓 Boston 來者。船主名都瑪勒司克。Dumaresque。此船爲所自有。船之名。卽船主女公子名也。憶一八五五年予自美歸國時。所乘歐里加 Eureka 船之船主。以較今日之都船主。不可同日語。都之爲人。仁厚而通達。彬彬有禮。彼聞予名後。卽極表歡迎。立以由港至上海之船票贈予。不取值。此行程。期僅七日。船未抵岸。而予與船主二人。已於此短期內成莫逆交矣。

予抵上海未久。於海關翻譯處謀得一職。月薪七十五兩。折合墨銀可百元。因中國向無銀圓。墨西哥銀幣輸入遂流行也。此職之薪金。固已較香港高等法庭譯員爲

優。卽所事亦不若彼繁重可厭。惟予性好勞動。轉嫌太簡易耳。此時辦公時刻外。頗多餘晷。在寓讀書。如是者三月。旋覺此事於予。亦不相宜。使予果願獨善其身。爲一潔己奉公之人。則絕不應混跡於此。蓋此間有一惡習。中國船上商人。與海關中通事。咸通聲氣。狼狽爲奸。以圖中飽。予旣知此。乃深惡其卑鄙。不屑與伍。以自污吾名譽。乃決意辭職。而苦無詞。某日予逕訪總稅務司。故問之曰。以予在海關中奉職。將來希望若何。亦能升至總稅務司之地位乎。彼告予曰。凡中國人爲翻譯者。無論何人。絕不能有此希望。予聞言退出。立作一辭職書投之。書謂予與彼受同等教育。且予以中國人爲中國國家服務。奈何獨不能與彼英人享同等之權利。而終不可以爲總稅務司耶。予書入後。總稅務司來 Mr. Lay 君。初不允予請。面加慰留。令勿去職。且誤會予之此舉爲嫌俸薄。故以辭職相要挾。因許月增予俸至二百兩。噫。彼固以爲中國人殆無一不以金錢爲生命者。寧知衆人皆醉之中。猶有能以廉隅自守。視道德爲重。金錢爲輕者耶。且予之爲此。別有高尙志趣。並不以得升總稅務司爲目的。予意凡欲見重於人者。必先能自重。今海關中通事及其餘司一職者。幾

容 先 生 自 述

無一不受賄賂。以予獨處此濁流中。決不能實行予志。此辭職之本意也。辭職書中。亦不明言及此。四閱月後。卒離去海關。而另覓光明磊落之事業。

同事諸友。見予棄此二百兩厚俸。圖不可必之事。莫不目予爲痴。是燕雀不知鴻鵠也。予之操行。差堪自信者。惟廉潔二字。無論何往。必保全名譽。永遠不使玷污。予非不自知歸國以來。未及一年。已三遷其業。若長此見異思遷。則所希望之事業。或且如幻燈泡影。終無所成。又非不自覺予之希望過奢。志向過高。頗難見諸實行也。第念吾人競存於世界。必有一定之希望。方能造成真實之事業。予之生於斯世。既非爲哺餒而來。予之受此教育。尤非易易。則含辛茹苦所得者。又安能不望其實行於中國耶。一旦遇有機會。能多用我一分學問。即多獲一分效果。此豈爲一人利益計。抑欲謀全中國之幸福也。予於所事。屢次中輟。豈好爲變遷哉。

第八章 經商之閱歷

予離海關後。至某英商公司爲書記。此公司專收中國絲茶者。予之入此。不過暫借枝栖。然雖相處僅數月。獲益良多。於商家內幕及經商方法。已略知梗概。於他日事

業。關係實多。該公司自余就事六閱月。而停止營業。予乃重爲失業之人。此時如投身大海中。四顧茫茫。不知方針當何向。計予爲書記。六閱月中。值意外之事二。是亦不可不紀。

某星期四之夕。予自蘇州河邊禮拜堂行禱禮歸。經四川路。見有西人成羣在前。人各手一中國紙燈。高舉過頂。晃蕩不定。行路則左傾右斜。作折綫而前。且行且唱。亦有狂呼者。狀似甚樂。道旁中國人見之。皆四竄奔走。若有虎狼追逐者。予行既近。與之相距約百碼。此時頗有騎虎之勢。卽欲退避。亦已無及。予僕本執燈爲予導。此時乃退匿予後。予告以無恐。迤邐前進。不數武。三四被酒西人已迎面至。一人奪予僕手中燈。一則舉足思蹴予。顧被酒已甚。足方舉。身已搖搖欲仆。予見其醉態蹣跚。亦不與較。惟避而過之。旋見在後有清醒者。乃目覩其伴侶之行爲。不加勸止。且顧而樂之。予乃佇立與語。先告以予名。並詢以適欲蹴予及奪僕燈者之名。彼等初不肯吐實。繼予力言縱知其人。必不與之爲難。彼乃告予其中一人名。及在某船中所操之業。嘻異矣。彼所告之人名。蓋卽歐里加 Eureka 船中大副也。此船非他。卽於一

容

先

生

自

述

八五五年載予歸國者。今此船又適爲予所處之公司運貨。予乃於翌晨作一函。致其船主。詳告一切。船主閱函甚怒。擲示大副。大副讀未竟。色立變。急奔登岸。向予謝罪。予仍遇以和藹之色。婉言告之曰。君當知美人之在中國。固極受中國人之敬禮者。故凡美人之至中國。尤當自知其所處地位之尊貴。善自保惜。不宜有強暴行爲。以自喪其名譽。而傷中國人感情。予之作此函。非欲與君爲難。第欲藉此以盡予之忠告耳。大副聞言。備道感愧。並邀予至其船中。盃酒言歡。訂爲朋友。予謝之。旋自去。此事遂和平了結。

二月後。又值一意外事。此事迥不如前。其結果乃令人不適。當予所處公司停止貿易。所有什物。盡付拍賣。是日中外人士。來者夥多。予亦廁人叢中。駢肩立。適有一體量高六尺餘。雄偉無倫之蘇格蘭人。立於予後。覺有人弄我髮辮。一回顧。則彼鄭瞞者。以棉花搓成無數小球。繫予辮上。以爲戲樂。予初不怒。僅婉請其解去。彼交叉兩手於胷。若不聞者。一種傲慢之態。令人難堪。予仍不怒。惟申言之。彼忽驟舉拳。擊予頰。勢甚猛。特未見血耳。予勃然不復能忍。以彼偉岸。予長纔及其肩。鬪腕力。寧有幸

者。然當時不暇計勝負。卽以其人所施者反之。遽以拳衝其面。拳出至迅。且有力。彼不及防。受創唇鼻立破。流血被面。此蘇格蘭人殆體育家。孔武有力。予之右腕。旋被執不能少動。予方思以足力蹴其要害。適公司主人自旁來。極力解散。彼乃自人叢中擠出。時有人大聲謂予曰。若欲鬪耶。予卽應之曰否。予固自衛。君友先犯予。傷予頰。殊無賴。予發此言聲色俱厲。故使衆人皆聞之。旋退入別室。任他人之論短長。充耳不聽。後有友告予。謂是日英國領事亦在衆中。目睹此事。曾發評論。謂此中國少年。血氣太盛。設彼不自由施行法律（指還擊）者。固可至英國領事公署。控此蘇格蘭人。今既已報復。且又於衆辱之。此其所爲爲已甚。不能更控人矣。此蘇格蘭人者。予前於道中嘗數遇之。故能省識。自互毆後。不出現者一星期。人言彼方閉戶養傷。殆非事實。蓋以被創於一短小之中國人。並受侮辱之辭。故無顏遽出耳。此事雖瑣細無謂。而於租界中頗引起一般人之注意。事閱數日。外人猶引爲談助。更有多數中國人。因聞予爲此事。異常推重。蓋自外人闢租界於上海以來。侵奪我治外法權。凡寄居租界之中國人。處外人勢力範圍之內。受彼族凌侮。時有所聞。然從未有一

容 先 生 自 述

人敢與抵抗。能以赤手空拳。自衛其權利者。此實由於中國人賦性柔和。每受外人無禮之待遇。輒隱忍退讓。不敢與較。致養成一般無意識外人之驕恣。喧賓奪主。不復以平等遇我同胞也。予意他日中國教育普及。人人咸解公權私權之意義。爾時無論何人。有敢侵害其權利者。必有膽力起而自衛矣。近如日人之戰勝俄國。亦足使中國人眼界爲之一廣。不再忍受無禮之待遇。卽外人之以強權蠶食我邊疆。擴充其勢力。我國人亦豈能常聽其自由行動乎。國人夜郎自大。頑固性成。致有今日受人侮辱之結果。歐洲各強國。甚且倡瓜分中國之議。幸美政府出而干涉。乃不得實行。今中國人已稍稍知其前此之非。力圖自振。且自慈禧太后及光緒帝逝世後。時局又爲之一變。究竟中國前途若何。此時尙難逆料也。

自公司閉歇後。予乃爲第四次失業之人。第予本不希望以商業終身者。故雖失業。亦不甚措意。予自歸國以來。二年中於漢文一道。已畧窺門徑。遂不亟亟於謀事。此後惟譯書自食。以度此優遊之歲月。無拘無束。亦殊自由。縱不得多金。固大可藉此以多識商學界上流人物。推廣交游。以遂予之第一目的。予藉譯書之機會。遂得識

一洋公司中之華經理。此公司在上海實爲首屈一指。其行主亦極負一時之盛名。中外商人無不與之契洽。一八五七年。行主不幸逝世。一時商界中人無不深爲哀悼。乃撰一長篇誄文。詳述死者一生事業以爲紀念。該公司中人得此誄文。則聘二人以譯成英文。任此譯事者。一爲英國領事公署中書記官。其兄卽曾著中國內亂記者。其一則予也。予之得獲此職。實賴該公司華經理之推荐。初不意予所爲文。竟博外人之稱許。謂較英署書記所譯者爲佳也。予爲此事。不獨爲公司經理所賞識。卽中國商界中人。聞同胞中有人能以長篇誄辭。譯成精確之英文。優勝於英人手筆。咸引以爲榮譽。自予文入選爲墓銘。勒之碑石。而本國人中。遂稍稍知予之微名。第此番之博聲譽。與前次迥乎不同。前以毆人稱。今則人人知予爲曾受西國教育之中國學生也。

未幾。又有一事。需予臂助。其時黃河決口。江蘇北境。竟成澤國。人民失業無家可歸者。無慮千萬。咸來上海就食。滬上紳商界中負時譽者。聞予名。乃倩予撰一西文募捐啓。向旅滬外人勸募。不數日。竟得西人捐款二萬元。中國慈善會董事。見成效之

客 先 生 自 述

速。樂乃無極。後復由董事具名。予爲作函。報告外人以收到捐款之數目。並謝其慷慨解囊之誼。此函旋經滬上某某兩西報登出。故予爲譯事三閱月。而上海之中國人。幾無一不知予爲美國畢業生矣。予之譯事。所以能奏此成效而博此名譽者。皆予友曾繼甫（譯音）之力也。曾君文學極佳。人咸敬而重之。因其在公司日久。故信用尤着。其所往來。皆國中名儒碩學。又以身居商界。故凡中國大資本家及殷實之商家。無論在申或居他埠。亦無不與之相識。予前此所譯之誄文及募捐啓。皆彼所紹介著。曾君後又介予於中國之著名大算學家李君壬叔。予因李君又得識曾公國藩。曾公蓋中國之軍事家及政治家。予之教育計畫。後亦卒賴曾公力爲提倡。乃得實行。予嘗謂世上之事。殆如蛛網之牽絲。不能預定交友之中。究何人能解吾畢生之結。卽如予之因曾（繼甫）而識李。因李而識曾（文正）。因曾而予之教育計畫乃得告成。又因予之教育計畫告成。而中西學術。萃於一堂。充類至義之盡。將來世界成爲一家。不可謂非由此濫觴。則又如蛛網之到處牽連。不知以何處爲止境也。予因曾繼甫。旋識寶順公司 Dent & Co. 之西經理。經理遇予頗厚。欲命予至日

本長崎爲其分公司之買辦時。日本與各國通商。尙未久也。予則婉辭不就此職。且實告以故。謂買辦之俸雖優。然操業近卑鄙。予固美國領袖學校之畢業生。故予極重視母校。尊之敬之。不敢使予之所爲。於母校之名譽。少有辱沒。以買辦之身分。不過洋行中奴隸之首領耳。以予而爲洋行中奴隸之首領。則使予之母校及諸同學聞之。對予將生如何之感情耶。人雖有時困於經濟。不得不屈就賤役。爲稻糧謀。第予之貧乏。尙未至此。設君果任予以事者。則予甚願爲公司代表。至內地一行。如是則予不至以金錢之故而犧牲尊貴之身分。予苟得代表公司以收買絲茶。無論或給常薪。或給用費。似較任奴隸首領爲佳也。予言時。予友曾君亦在座。曾君粗解英語。於予言雖知之不詳。固已得其概略。予語畢。乃先辭出。以待彼二人協商。曾君後出語予。謂繪白 Webb（卽該公司之經理）評予曰。容某雖貧。傲骨殊稜稜。天下貧骨之與傲骨。乃往往長相伴。而不相離也。談判後數日。曾君告予。謂繪白已決計派予至產茶區域。調查裝茶之情形云。

第九章 產茶區域之初次調查

容 先 生 自 述

一八五九年三月十一日。予等乘一小艇。俗名無錫快者。由滬出發。從事於產茶各區域之調查。所謂無錫快。乃一種快艇之名。因在運河流域中無錫縣所創造。故有是稱。無錫距蘇州甚近。蘇州爲名勝之區。與杭州齊名。居民繁庶。物產豐饒。而以絲織品爲尤著。蘇屬城鄉市鎮間。居民往來。咸藉無錫快爲交通利器。其製大小不一。舟中裝設頗佳。便利安適。使乘客無風塵之苦。又有一種專供官紳富商雇乘者。則船身較大。裝飾尤華麗。此種舟皆平底。值順風時。其行甚速。惟遇逆風。則或繫繩於桅。令人於岸上牽之。或搖櫓以進。搖櫓爲中國人長技。尋常之舟。後舵兩旁有櫓。左右舷有鐵樞紐。櫓著其上。搖時一櫓需四人。櫓身爲平面之板。於船尾處在水中左右搖曳。借水力以推舟。速率極大。惟近年中國通行汽船。操此業者爲汽船所奪。故江蘇一帶河面上。民船已漸歸淘汰。從前美國一八五〇年及一八六〇年間。向有帆船駛至東印度及中國。往來裝運貨物。今則海面航業。已爲郵船所奪。其事如一轍也。

予等舟行三日。至杭州。杭州爲浙江省垣。地勢頗不平。正西及西南東北。皆有高山。

全城面積。可三四英方里。南北較長於東西。爲長方形。城之西有湖曰西湖。爲著名勝。湖面平如鏡。底爲沙泥。水澄碧。游魚可數。由城脚迄西山之麓。皆西湖範圍。傍湖之山。高入霄漢。綿亘直至城北。有若天然堡壘爲城屏障者。錢塘江亦在城西。去城約二英里。江水發源於徽州東南高山中。蜿蜒而下。以趨入杭州灣。去城東約四十英里之處。山水由高處下衝。入於河中。水勢湍激。波濤澎湃。聲如萬馬奔騰。錢塘江中於一定之時間。有所謂錢塘潮者。潮頭高至八九英尺。亦巨觀也。當十二十三世紀時。宋代君主。曾建都於此。故杭州之名。著於歷史。風景絕佳。有多數之公私建築物。如巨寺、高塔、橋梁、陵寢等。能令此特別之天然景物。益增其靈秀。獨惜自宋以後。歷時既久。美麗之建築物。多半積廢失修。致令杭州昔日之榮譽。漸以湮沒。國家多難。恐未易遽復舊觀也。

三月十五日。予等離杭州。溯錢塘江而上。有地名江口。去杭城東約二英里。亦甚繁盛。河中帆檣林立。商船無慮千數。大小不一。長約五十尺至百尺。闊約十尺至十五尺。吃水不過二三尺。亦皆平底。咸取極堅緻易灣曲之木材爲之。因錢塘江之潮流

曲折紆迴。其底又多礁石。無逆流順水。恆遇極猛烈之激湍。時虞顛覆。故非有極堅固之質。不克經久受衝擊也。舟中以板隔成小室。室各設床榻以備乘客之需。若遇裝貨時。則此隔扇及床榻。可以拆卸。騰出空地以容貨物。全舟若裝配完全。上蓋以穹形之篷。乃成圓筒式。狀如一大雪茄。此類船多航行杭州常山間。浙江與江西接壤處。交通多水道。其裝運貨物。大半即用此船。常山爲浙省繁盛商埠。江西境亦有巨埠曰玉山。與常山相去僅五十華里。二埠間有廣道。坦坦蕩蕩。闊約三十英尺。花崗石所鋪。兩旁砌以碧色之卵石。中國最佳路也。兩省分界處。有石製牌坊。橫跨路中。卽以是爲界石。兩面俱鐫有四大字。曰兩省通衢。以鮮明之藍色塗之。此坊蓋亦著名之古物。可見其商務之盛。由來舊也。當予等自常山至玉山時。漢口九江蕪湖鎮江等處。猶未闢爲通商口岸。汽船之運貨至內地者絕少。而此兩省通衢。苦力運貨。項背相望。耶許相應答也。每日不下數千人。自遊歷家之眼光觀之。饒有趣味。而在中國愛國之士見之。亦足引起其懷古之思。

於揚子江中。行舟可直達四川邊境之荊州。全航路之長。約三千英里。六七省之商

務賴以交通。設中國無歐西各國之干涉。得完全行使其主權。則揚子江開濬後。其利益實未可限量。予敢云全世界中人。必有三分之一。分此幸福也。彼西人者。何不與中國以時機。俾得自行解決其國內問題耶。又如工人問題。自有歐西之汽船電氣及各種機械輸入中國以來。中國工界乃大受其影響。生計事業。幾已十奪其九。非謂不當輸入中國。第當逐漸推行。假以時日。俾人民得徐圖他項事業。以恢復元氣。不宜驟然盡奪其所業也。

三月十五晨五時。予等自江口起碇。適值順風。揚帆而下。一日間幾行一百英里。暮十時舟泊七龍。（按浙省無地名七龍者。或爲七里瀧之誤。）遙望錢塘江之東岸。其露出水面者。岩石層次。歷歷可辨。殆全爲紅砂岩所砌成。岸上隨處皆見有紅砂岩所造之屋。四圍山嶺。晚景尤佳。浙江多佳山水。故隨處皆入畫。

翌日由七龍首途。值大雨如注。舟仍前進不息。下午泊於蘭谿。是日約行四十英里。蘭谿亦浙省大市場。兩湖所產之工夫茶。咸集此間。由此經杭州以至上海。城中祇有一街。長至六英里。其著名土產。爲極佳之火腿。全國聞名。予等因阻雨。在蘭谿小

住半日。日落後。天色漸霽。遂於夜半十二鐘時。復行至衢州。衢州爲浙省之州城。去年（一八五八年）三月間。爲太平軍所困。歷四月圍乃解。幸尙無大損失云。在衢州旅館中一宿。卽趲赴蕭山。蕭山去此可三十英里。因關役查驗繁苛。輿人脚夫。亦難驟覓多人。登岸至不便。抵蕭山後。旋復乘肩輿赴玉山。當晚預雇漁舟。備翌晨赴廣信。廣信去玉山亦三十英里。既過玉山。已行入江西境界。此新航路乃向西北行。順流而下。掠鄱陽湖南岸而至南昌。南昌爲江西省會。城垣外觀頗壯麗。惜予無暇游覽。且不及調查太平軍戰後之狀況若何也。

既過南昌。航路則轉向西南趨湘潭。湘潭卽予等最後之目的地。途中歷數城。以於歷史及商業上。無大關係。故略之。湖南之省會曰長沙。予過長沙時。適在夜間。迨四月十五日之晨。乃抵湘潭。湘潭亦中國內地商埠之巨者。凡外國運來貨物。至廣東上岸後。必先集湘潭。由湘潭再分運至內地。又非獨進口貨爲然。中國絲茶之運往外國者。必先在湘潭裝箱。然後再運廣東放洋。以故湘潭及廣州間。商務異常繁盛。交通皆以陸。勞働工人。肩貨往來於南風嶺者。不下十萬人。南風嶺地處湘潭與廣

州之中央。爲往來必經之孔道。道旁居民。咸藉肩挑背負以爲生。安居樂業。各得其所。迨後外洋機械輸入。復經國際戰爭及通商立約等事。而中國勞動界情勢。乃爲之一變。此不僅擾亂中國工業制度。且於將來全國之經濟實業政治上。皆有莫大影響也。

予等乃各依其所指定之地點。分往各處。收買生茶。以備運往上海裝箱。留湘潭約十日。十日後。擬更赴湖北之荊州。以調查華容地方所產之黃絲。

四月二十六日。離湘潭北行。趨予等所欲赴地點。翌晨八時至湖南長沙。是日適空氣潮溼。同人中咸覺煩瞞不歡。乃相約入城游覽。城中情形。與他處略同。建築街衢等。皆羸劣穢污。無可觀者。明日乘舟復行。遂過洞庭湖。渡揚子江。入荊河口。以達華容。計離湘潭後。水程十日。所經處尙有太平景象。居民各安農業。禾黍滿望。叱犢時聞。予於此見二村童。共騎一驢。沿途笑語。意至歡樂。他處未見有此也。抵華容後。因覓旅館不得。遂寄榻於某絲行中。行裝甫卸。卽有地方保甲二人。來詢旅客姓名職業。行主知其故。卽爲予等代述來意。彼聞爲誠實商人。非爲匪徒作偵探者。遂滿意。

而去。任予等自由動作。不復來相擾矣。予既宣布來意。旋有無數商人。送種種黃絲來。以備選購。是日得各種絲樣。約六十五磅。裝運上海。

兩星期後。各收拾行裝。準備歸計。經漢口後。又赴聶家市。（譯音）聶家市屬長沙。亦產茶區域也。自五月二十六日離華容。於六月五日抵漢口。寓一中國旅館中。天氣既炎熱潮溼。所居復湫隘異常。殊少清新空氣。至為不適。三日後。有委員三人來查詢。一如在華容時。示以在華容所購之黃絲。及其包皮上所蓋由華容至漢口沿途稅卡之戳。彼等見此。知非匪徒偵探。遂去不復相擾。

漢口當時尙未通商。惟此事已經提議。不久且實行。當太平軍未起事之前。漢口本一中國最重要之商埠。一八五六年。太平軍佔據武昌時。漢口漢陽亦同時失陷。以是漢口之一部。盡被焚燬。頓成一片焦土。當予至時。商業已漸恢復。被焚之區。亦從新建築。第所建房屋。類皆草率急就。若以今日（一九〇九年）之漢口言之。沿岸一帶。貨棧林立。居屋櫛比。類皆壯麗之西式建築。大有歐西景象。非昔比矣。故在今日中國之有漢口。殆如美國之有芝加哥及聖魯意二城。予知不久漢口之商業發達。

居民繁盛。必將駕芝加哥聖路易而上之。予等勾留數日。遂重渡揚子江。趨聶家市產黑茶之地。

六月三十離漢口。七月四日至聶家市及楊柳洞。（譯音）於此二處。勾留月餘。於黑茶之製造。及其裝運出口之方法。知之甚悉。其法簡而易學。予雖未知印度茶之製法如何。第以意度之。印茶既以機器製造。其法當亦甚簡。自一八五〇年以後。中國人頗思振興茶業。挽回利權。故於人工之製茶法。亦已改良不少。究印度所以奪我茶業利權之故。初非以印茶用機器製造。而華茶用人工製造之相差。蓋產茶之土地不同。茶之性質。遂亦因之而異。印茶之性質極烈。較中國茶味爲濃。烈亦倍之。論葉之嫩及味之香。則華茶又勝過印茶一倍也。總之印茶烈而濃。華茶香而美。故美國俄國及歐洲各國上流社會之善品茶者。皆嗜中國茶葉。惟勞動工人及尋常百姓。乃好印茶。味濃亦值廉也。

八月下旬。所事既畢。共乘一湖南民船以歸。船中滿載裝箱之茶。以備運滬。於八月二十九日。重臨漢口。計去初次離漢時且兩月矣。此行不復過湘潭。經漢口後。卽自

揚子江順流而下。至九江。過鄱陽湖。鄱陽湖之南岸。有地曰河口。自河口以往。乃遵三月間所經之原路。九月二十一日抵杭州。由杭州復乘無錫快。於九月三十日抵上海。溯自三月以迄十月。凡歷七閱月之旅行。藉此機緣。予得略知內地人民經太平軍亂後之狀況。凡所歷沿途各地。大半皆爲太平軍或官軍所駐紮者。外狀似尙平靜。至於各地人民。經太平軍及官軍搶掠之後。究竟受何影響。則無人能知其真象矣。惟有一事。令予生無窮之感慨。予素閱中國紀載及旅行日記等書。莫不謂中國人口之衆。甲於全球。故予意中國。當無地不有人烟稠密之象。乃今所見者。則大抵皆居民稀少。與予夙昔所懷想者。大不相符。是則最足以激刺予之腦筋者也。此種荒涼景象。以予所經之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省爲尤甚。當予游歷時。爲春夏兩季。正五穀播種農事方殷之際。田間陌上。理應有多數之驢馬牛畜。曳鋤相接。乃情形反是。良可怪也。

予自內地歸後。十月間復有英友某君。倩予至紹興收買生絲。紹興去杭州西南約二十英里。所產絲頗著名。予在紹興收絲約兩月。忽患瘧。不得已中途輟業。紹興城

內污穢。不適於衛生。與中國他處相彷彿。城中河道。水黑如墨。以城處於山坳低溼之地。雨水咸滯蓄河內。能流入而不能洩出。故歷年堆積。竟無法使之清除。總紹興之情形。殆不能名之爲城。實含垢納污之大溝渠。爲一切微生物繁殖之地耳。故瘡疾極多。予幸不久即愈。甫能離榻。即急急去之。

第十章 太平軍中之訪察

一八六〇年。有二美教士。不憶其名。一中國人曰曾蘭生。擬作金陵游。探太平軍內幕。邀予與偕。予欣然諾之。太平軍中人物若何。其舉動志趣若何。果勝任創造新政府以代滿洲乎。此余所亟欲知也。是年十一月六日。予等共乘一無錫快。自上海首途。時適東北風大作。船順風行頗速。天氣復晴朗。同行諸人。興致殊高。適攜有美國國旗。衆人乘興。遂以插船首。迎風招颺。顧而樂之。旣念此舉殊疏。或誤認吾舟謂有國際關係。而加以盤詰。則徒生枝節。乃急捲而藏之。吾儕此行。擬先至蘇州。本應道出松江。因聞松江方駐有官軍礮艇。恐爲所攔阻。不聽向前。或被遞送還上海。亦殊不便。乃繞道避之。舟離上海。三十英里中。沿途居民安堵。不顯有政治上擾亂情狀。

容 先 生 自 述

田家操作自若。方收穫也。然予赴內地調查產茶時。蘇州已爲太平軍占領。蘇滬密邇。故上海租界中西人。咸惴惴。惟恐太平軍來占據租界。乃嚴爲戒備。松江各河中亦礮艇密佈。西人守衛隊。亦遠出租界界線之外。嚴密巡邏矣。

十一月九日之晨。船抵蘇州。沿途暢行無阻。絕未遇一官軍。或一太平軍。當此戰爭緊急之際。而巡邏疎略如是。中國人事事不經意。於此可見一斑。予等抵蘇州之婁門。先至一軍站。站中有護照。欲赴城內者。必先於此領照。乃得入。出城時仍須繳還之。予等欲入城謁其主將。乞介紹書。俾得直赴金陵。沿途無阻。乃以二人留站守候。先遣二人面軍站長。問四人可否同時入城。二人去時。有該地警察長。特派一人伴之行。去一小時而返。謂站長已允所請。於是予等同入城。時城中民政長方公出。遂往謁軍事首領劉某。其人軀幹高大。身着紅衣。有驕矜氣。望而可知爲淺陋無根柢者。彼詢予等赴南京目的。雖返復盤詰。禮遇尙優。旋授一函介紹予等於丹陽主將。並繕一護照。謂持此暢行於無錫常州間。可無留難。劉復紹介予等晤四西人。四人中二美人。一英人。一法人。法人自謂爲法國貴族。因在本國喪失其資財。故來中國。

以圖恢復。英人則自稱係英國副將。其二美國人。一爲醫士。一則販賣鎗彈者。因索值過昂。尙未成議云。之數人者。其所謂貴族副將醫士商人云云。初莫辨其真僞。其爲冒險而來。各懷所欲。則無疑也。予聞劉頌讚美歌。口齒頗伶俐。日暮返舟。復遣人以鷄羊等物相饋遺。以故此行食品頗充裕。十一月十一日晨。抵無錫。旣至。出護照示關吏。果得彼等禮遇。其地之主將某。設筵相款。宴罷。復贈種種乾鮮水菓。且親至舟中送行。予等與談論甚久。後亦頌讚美歌作終結。與蘇州劉某所頌者同。

十一月十二日。離無錫。赴常州。自蘇至丹陽。舟皆行運河中。河之兩岸。道路猶完好。途中所見皆太平軍。運河中船隻頗少。有時經日不遇一舟。運河兩傍之田。皆已荒蕪。草長盈尺。滿目蒿萊。絕不見有稻秧麥穗。旅行過此者。設不知其中真象。必且以是歸咎於太平軍之殘暴。殊不知官軍之殘暴。實無以愈於太平軍。以予等沿途所見。太平軍之對於人民。皆甚和平。又能竭力保護。以收拾人心。其有焚掠肆虐者。治以極嚴之軍法。非如紂之不善。盜跖之率徒爲暴。然則仁與不仁。其成敗之代名詞歟。抵常州。日已暮。自無錫至此。沿途房屋。皆空無人居。偶遇一二老叟。提小筐售物。

筐中所貯。橘蛋糕餅菜蔬魚肉等零星食品。見舟來。輒追呼求售。觀其狀。似因年老不能遠逃。故藉此以延喘息。然皆愁苦萬狀。窮蹙無生趣矣。十三日晨六鐘。復解維趨丹陽行。丹陽居民。對於太平軍較有信用。商不輟業。農不輟耕。無荒涼景象。而太平軍之對於人民。亦未聞有虐遇事。相處甚得也。是日之晨。途中見有兵千人。傍晚已望見丹陽雉堞。因暮色蒼茫。故寄宿舟中。翌日破曉入城。謁其地主將。先以蘇州所得之介紹書投入。後知此主將亦劉姓。彼適他出。有副官秦某（疑卽天官秦日昌）出迎。蓋文職也。爲人和藹可親。禮貌周至。予等與談。偶詢以太平軍中宗教信仰。秦君自謂對於耶穌教之觀念。皆得諸其首領洪秀全。其言曰。吾等所崇拜之天主。卽在天之父。天父之外。復有耶穌及聖靈。三位一體。合成真人。是曰上帝。耶穌教分爲二派。一曰舊派。一曰新派。太平軍則棄新派而從舊派。吾等之天王。曾至天上面謁天父。天父命其降世行道。掃除一切罪惡。指引一切迷路。毀滅偶像及其他一切邪教之迷信。曉諭百姓。使人人咸知天主之真體。其責任蓋甚重大也。天王之至天上。其爲靈魂御空而行。抑爲肉體白日飛昇。則非吾等所能知。

但天王自言。天王之尊。猶不能與天主相提並論。世人之當崇拜天主。乃爲宗教上之崇拜。至天王之受世人敬禮。不過猶世上皇帝之尊榮。爲臣民者對其君上。當極其尊敬而已。天王之位。錫自天主。與耶穌爲兄弟行。此所謂兄弟者。非謂其爲同父共母所生。第因天王與耶穌皆爲上帝先後所派之天使。命其至世界上普渡衆生。爲世人贖罪。天王啣此使命在耶穌後。故當兄事耶穌耳。至太平軍中之教規。有所謂飲三杯茶者。乃表感謝上帝之心。初不含贖罪意義。其數之以三者。亦與三位一體之教旨無關。卽一杯二杯。本無不可。而必捨一捨二而擇三者。則以三之爲數乃中國人素來崇尚。如古語稱天地人爲三才等是也。若言贖罪。則無論何等供養祭獻。絕不能贖吾人罪孽於毫末。此權蓋盡操諸耶穌之手。世人但盡其真心懺悔之忱。則耶穌自能爲之救贖。否則雖祭奉亦無益。卽天王自己。亦長日兢兢業業。惟恐或得罪於天主云。

秦某言次。又論及戰爭時軍民必分處之故。謂中國亘古以來。無論何代。依向來之習慣。凡遇戰爭時。人民必退處田野。軍士則駐守城中。所謂攻城略地。能攻克一城。

容 先 生 自 述

則城外之地。可唾手得也。又言自蘇至此。運河兩旁荒涼之況。其故有三。一爲張玉良軍隊退敗時所焚燒。一爲土匪所搶掠。一則太平軍之自燬也。當忠王（卽李秀成）在蘇州時。嘗竭力欲禁搶掠之風。懸重賞以募奇才。謂有能出力禁絕焚掠之事者。立酬鉅金。並頒以爵位。又下令三通。一不許殘殺平民。二不許妄殺牛羊。三不許縱燒民居。有犯其一者。殺無赦。迨後忠王至無錫。曾有一該地長官。縱任土匪。焚燬民居。忠王乃戮此長官以警衆。忠王與英王（卽陳良玉）之爲人。皆極聰穎。不獨擅於軍旅之事。文學亦極優長云。

秦某又言攻略各地之情形。及一八六〇年春間官軍圍攻金陵之失敗。語次並出一函相示。函爲徽州某主將所發。內云。曾國藩已受大創。現方爲太平軍所困。四面受敵。據其函中所言。似曾國藩已戰歿陣中矣。秦某復謂張玉良攻金陵敗退後。已受傷咯血。現在杭州養病。一時不能復出。運河一帶。居揚子江之北者。皆入太平軍掌握。而忠王英王。則居上游。方謀取湖北。石達開經略四川雲貴等省。鎮江近方被圍。更有西王率軍駐紮於此。以指揮江南全境云云。當日太平軍勢力所及。蓋如此。

予之姓名。但前在古夫人小學肄業時。曾晤其人。故一見即能識之。渠此時所衣爲黃緞官袍。足華式笨履。舉步遲緩。益形龍鍾。勞氏在南京果身居何職。予實未詳。洪秀全之宗教顧問歟。抑太平天國之國務卿耶。

翌日。予等謁干王。干王爲洪秀全之姪。（按干王洪仁玕與洪仁達同輩。於洪秀全爲兄弟行。此處云云恐誤。）一八五六年。予在香港曾識其人。當時彼方爲倫敦傳道會職員。任中國牧師。其主教爲萊克博士。Dr. Leck。萊克博士。即著名善譯中國古文者。予曩在香港晤干王時。干語予。將來願於金陵得再相見。今果然矣。干王本名洪仁。迨至金陵與其叔共事。晉爵至王位。乃曰干王。殆取干城之義歟。干王接見予等。極表歡迎。尤樂於見予。寒暄後。即詢予對於太平軍之觀念若何。亦贊成此舉而願與之共事否。予告以此來初無成見。亦無意投身太平軍中。妄思附驥。第來探視故人。以慰數年來晦明風雨之思耳。干王復固問。余曰。實無他目的。但得略悉金陵實在情形。一釋傳聞之疑。於願已足。惟此次自蘇至寧。途次頗有所感觸。願貢其千慮一得之愚。因言七事。一、依正當之軍事制度。組織一良好軍隊。二、設立武備

學校。以養成多數有學識軍官。三、建設海軍學校。四、建設善良政府。聘用富有經驗之人才。爲各部行政顧問。五、創立銀行制度。及釐訂度量衡標準。六、頒定各級學校教育制度。以耶穌教聖經列爲主課。七、設立各種實業學校。

此其大略。至若何實行。自非立談所能罄。倘不以爲迂緩。而採納予言。願爲馬前走卒。余之此言。蓋度德量力。自謂能盡力於太平軍者祇此耳。

越二日。干王復邀予等爲第二次談判。旣入見。干王乃以予所言七事。逐條討論。謂何者最佳。何者最要。侃侃而談。殊中肯綮。蓋干王居外久。見聞稍廣。故較各王略悉外情。卽較洪秀全之識見。亦略高一籌。凡歐洲各大強國所以富強之故。亦能知其祕鑰所在。故對於予所提議之七事。極知其關係重要。第善善不能用。蓋一薛居州。無能爲役。且此時諸要人。皆統兵於外。故必俟協議。經多數贊成。乃可實行也。

又數日。干王忽遣使來。贈予一小包袱。拆而視之。則中裹一小印。長四英寸。闊一英寸。上鐫予名。又有黃緞一幅。鈐印十三。上書予官階。曰義字。按太平軍官制。王一等爵。義字四等爵。予觀此大惑不解。干王以此授予。意果何居。其以是爲干旌之逮歟。

然未先期得予同意。不可謂招以其道。豈謂四等榮銜。遂足令人感激知己。抑亦隘矣。予每見太平軍領袖人物。其行爲品格。與所籌畫。實未敢信其必成。乃商之同伴諸人。決計返璧。更親至于王府。面謝其特別之知遇。且告之曰。無論何時。太平軍領袖諸君。苟決計實行予第一次談判時提出之計畫。則予必效奔走。無功之賞。則不敢受。君果不忘故人。願乞一護照。俾予於太平軍勢力範圍中。無論何時。得自由來去。則受賜多矣。干王知不可強。卒從予請。遂於十二月二十四日發出護照。並爲予等代備糧食輿馬。送致丹陽。予等共乘原舟。遄歸。於翌年一月初旬安抵上海。途中追憶太平軍起事情形。及彼中人物之舉動。以爲與中國極有關係。當於下章詳之。

第十一章 對於太平軍戰爭之觀感

革命之在中國。固數見不鮮。聞者疑吾言乎。則試一翻中國歷史。其中所謂二十四朝。非卽二十四次革命寫真耶。顧雖如此。戰國而外。中國之所謂革命。類不過一姓之廢興。於國體及政治上。無重大改革之效果。以故中國二千年歷史。如其文化。常陳陳相因。乏新穎趣味。亦無英雄豪傑。創立不世偉業。以增歷史精神。太平軍戰爭

之起。則視中國前此鼎革。有特異之點。非謂彼果英雄豪傑。以含有宗教性質耳。其魄力至偉。能自僻遠之廣西。由西南蔓延東北。而達精華薈萃之金陵。歷時至十五年之久。亦惟宗教之故。此十五年中。滿洲政府。幾無日不處於飄搖風雨之中。然於歷史上究有若何精神。則未易輕許也。

太平軍之大戰爭。以宗教觀念爲原質。此觀念來自歐西。耶穌教徒實傳播之。其輸此種子於中國之第一人。爲英人瑪禮孫 Morison 氏。蓋倫敦傳道會所派出者。其後十年。復有美教士勞氏繼踵而起。二氏者。開濬洪秀全知識之功臣也。瑪禮孫著述。曾譯耶教聖經爲漢文。而譯康熙字典爲英文。雖其書未必當。而後之西人來中國傳教者。咸藉爲津梁。瑪氏所譯聖經。旋經後人加以潤色。漢英字典後亦經多人修正。如梅博士 Dr. Medhurst 文主教 Bishop Boone 雷博士 Dr. Legge 及勃禮區文 Bridgeman 威廉姆司 Williams 諸人。先後增訂。經過多人之手。要不能不藉瑪氏所譯者爲藍本也。瑪禮孫於中國有一最著名之事業。曾於中國得第一耶教信徒。名梁亞發其人。能本耶教宗旨。著成傳道書數種。洪秀全求道時。卽以

瑪氏所譯聖經。及梁氏所著書。誦習研究。第此等書中。微言奧義。非得人善爲解釋。殊難悟澈。時值美國米蘇釐 *Missouri* 省教士勞白芝君在粵傳道。洪秀全乃時至其處請業。二人遂爲莫逆交。迨太平軍起。洪既雄據金陵。勞氏亦居此處。大抵友而兼師者。故甚清貴。勞苦功高。固宜有此不次之賞。一八六四年。官軍既克復金陵。勞氏遂不知所終。

洪秀全爲耶穌教徒時。尙醉心科舉之虛榮。曾應小試。不幸鎩羽。乃專心傳道。往來兩粵。宣揚福音於客家 *Hakkas* 族中。所謂客家者。兩廣間一種客民。遷徙無常。故俗稱爲客家云。洪秀全一生之功業。此時傳道。不過爲其宗教經驗之起點。其後革命事業。乃其宗教經驗之結果。

洪秀全於應試落第後。得失心盛。殆成一種神經病。神志昏瞶中。自謂曾至天上。蒙天主授以極重要之職。命其毀滅世界上崇拜之偶像。指引迷途。曉諭世人。使人人咸知天主。信仰耶穌。俾耶穌得爲世人贖罪。洪秀全既自以爲在天主之前。受此重任。故自命爲天主之子。與耶穌平等。稱耶穌爲兄。著昏瞶中構成之幻想。乃自信爲

真。日至客家中。歷敘其所遭如是。謂世人必須信仰一己。乃能獲上帝之福佑。遂以崇拜上帝之事。蹈狐鳴篝火之嫌。每日瞻禮祈禱。高誦讚美之歌。廣西四境人民聞之。乃大欣動。每日必有多人入教。號召即至。及後人數日增。聲勢日廣。地方官吏。對於此一般耶穌教徒。目爲異端邪說。妖言惑人。然亦無如之何。

此種人所具耶教之知識。半爲西來教士所傳播。半爲本地中國信徒所講授。故無論如何。其宗教知識。皆甚淺陋而簡單。顧雖淺陋簡單。而宗教中真實之勢力。則已甚大。足使一般無識愚民。皆成爲草野英雄。人人能冒危險。視死如歸。此種特性之潛蓄。於政府欲實行解散該教時。乃大發現。彼等揭竿而起。以抵抗官軍之壓迫。初無鎗彈軍火之利器。所持者耰鋤棘矜耳。以此粗笨之農具。而能所向無敵。逐北追奔。如疾風之掃秋葉。皆由宗教上所得之勇敢精神爲之。

雖然。太平軍之起。固宗教上之逼迫使然。實則亦非真因。不過爆發之導火線耳。即使當時政府。無此等逼迫之舉動。洪秀全及其屬下諸人。亦未必能安居於中國內地。而專以傳布宗教爲事也。予意當時即無洪秀全。中國亦必不能免於革命。設有

人以耶穌教之關係。及清政府之操切。爲一八五〇年革命之原因。則其所見淺陋實甚。惡根實種於滿洲政府之政治。最大之真因。爲行政機關之腐敗。政以賄成。上下官吏。卽無人不中賄賂之毒。美其名曰餽遺。黃金纍纍。無非暮夜苞苴。官吏既人欲飽其貪囊。遂日以愚弄人民爲能事。於是所謂政府者。乃完全成一極大之欺詐機關矣。

革命事業之開幕於中國。殆如埃及之石人。見者莫不驚奇。埃及石人首有二面。太平軍中亦含有兩種性質。如石人之有二面。凡崇拜天主。信仰救主聖靈。毀滅偶像廟宇。禁止鴉片。守安息日。飯前後戰爭時均祈禱。種種耶教中重大之要旨。太平天國無不畢具。遂使全世界耶教中人。咸逆料滿洲政府。必爲推翻。洪秀全所稱之太平天國。行且建設成立。此天意或將使中國立一震古爍今之世業。而爲全世界人所驚心動魄也。耶教中人此種幻想。亦未免感情用事。過於信任太平軍矣。彼曷不細爲分析。一研究太平軍之內容耶。

洪秀全之起兵廣西也。馬首東向。沿途收集流亡。聲勢甚壯。中途曾移師直指北京。

至天津爲官軍所敗。乃折回。逕趨南京。所過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安徽等省。旌旗所至。無堅不摧。第自天津敗北。兵力縮減。良由其所招撫。皆無業游民。爲社會中最無知識之人。以此加入太平軍。非獨不能增加實力。且足爲太平軍之重累。而使其兵力轉弱。蓋此等無賴之尤。既無軍人紀律。復無宗教信仰。即使齊之以刑。不足禁其搶掠殺人之過惡。其所以受創於天津。亦此等人實尸其咎。銳氣既挫。迨占據揚州、蘇州、杭州等城。財產富而多美色。而太平軍之道德。乃每下而愈況。蓋繁華富麗。固足以銷磨壯志。而促其滅亡也。

此次革命。雖經十五年劇烈之戰爭。乃不久而霧散煙消。於歷史上曾未留一足爲紀念之盛蹟。後之讀史至此者。亦不過以爲一時狂熱。徒令耶教中人。爲之失望。於宗教上毫無裨補。卽如南京占據至十年之久。亦不見留有若何之耶教事蹟。廣西爲其起事之地。亦復如是。至若於中國政治上。則更絕無革新之影響。簡而言之。太平軍一役。中國全國。於宗教及政治上。皆未受絲毫之利益也。其可稱爲良好結果者。惟有一事。卽天假此役。以破中國頑固之積習。使全國人民。皆由夢中警覺。而有

新國家之思想。觀於此後一八九四、一八九五、一八九八、一九〇〇、一九〇一、一九〇四、一九〇五等年種種事實之發生。足以證予言之不謬矣。

第十一章 太平縣產茶地之旅行

南京之行。本希望遂予夙志。素所主張之教育計畫。與夫改良政治之贊助。二者有所藉手。可以爲中國福也。不圖此行結果。毫無所得。曩之對於太平軍頗抱積極希望。庶幾此新政府者能除舊布新。至是頓悟其全不足恃。以予觀察所及。太平軍之行爲。殆無有造新中國之能力。可斷言也。於是不得不變計。欲從貿易入手。以爲有極鉅資財。則藉雄厚財力。未必不可圖成。然畢竟營何種商業。以爲致富之資乎。某日予方徜徉某茶肆。值素識之茶商某某。亦在品茗。遂相與閒話。談次及予前至兩湖江西各省調查產茶事。已復及南京之行。議論紛歧。語乃愈引而愈遠。已而衆茶商言安徽太平縣茶。或謂該處有綠茶百餘萬。已裝箱準備出口。不幸盡落太平軍之手。此時設有人能冒險。向彼軍取回者。鉅富可立致。予聞言若有所觸。心識之。衆人旋散。予亦徐步歸寓。且行且思。適聞茶商之言。寧非絕好時機乎。第處此亂離

時勢。前途之危險與困難。不問可知。又況盜賊橫行。隨在而是。稍有經驗之商人。誰復肯以金錢冒奇險。圖此毫無憑藉之事業耶。然予以爲事有可圖。不願坐失時機。因商之予友曾苗（當卽第八章所述之曾繼甫）卽一年前介紹予往內地採茶者。其人商業經驗極富。交游亦多。且於我亦非泛泛。曾曰。此事當深長思之。未敢貿然遽答。君苟能少待者。數日後當有以報命。已而果然曾謂予已與公司主人討論至再。予所提議之策。已決定實行矣。

此事進行之初步。爲余受公司委任。赴太平調查。畢竟有無此項茶葉。設有此茶。以鉅金向太平軍中購出。有無危險。購得茶葉後。雇民船運出。更以汽船載之來申。其間有無困難。蓋必如是先期籌備。然後億則屢中也。自上海赴太平有二途。一由蕪湖直達。一在蕪湖上游百英里處。有地曰大通。當時蕪湖至太平縣。在太平軍勢力範圍中。大通則爲官軍所駐。由蕪湖入內地。舟行二百五十英里。大通雖較近。然須陸行。殊不便。旅費亦巨。且經大通。沿途有重稅。蕪湖則否。權衡利害。遂決計取道蕪湖。瀕行邀四人爲伴。此四人亦業茶。皆太平縣人。故鄉在劫火中已兩年。因避亂來

容 先 生 自 述

上海者。既首途。溯江上行。途中經大城三。盡爲太平軍所占據。居民甚少。田園荒蕪。蘆葦高且過人。多數市鎮。亦寂無居人。慘淡情狀。不堪屬目。若在平時。此長途所經地方。至少當有五十萬戶。今則不知流離何所。存者纔數十人耳。亦復形容枯槁。衣裳垢敝。憧憧往來。生氣蕭索。遠望之幾疑骷髏人行也。舟行一星期。抵一鎮曰山口。於此復遇茶商三人。亦四年前在上海相識者。此三茶商者。在漫天烽火中。可謂碩果僅存。見予等至。如他鄉遇舊。愉快之情。不可言喻。蓋當此時此地而有余等。不啻空山中聞足音也。於是於焚燬未盡諸屋中。擇一最完善者居之。作爲辦事地點。以從事調查。並邀所遇三茶商相助爲理。渠乃示予某處某處。有存茶若干。並謂山口地方。至少必有綠茶五十萬箱。合太平縣全境計之。當不下百五十萬箱。每箱裝茶重可六十磅云。予居此一星期。遂返蕪湖。函上海報告調查情形。略謂由太平縣至蕪湖。水程尙平安。以予意度之。當不至有生命財產之危險。予在太平縣境內。曾親見有無數之綠茶。但能攜款至蕪湖。并雇用數人護送以往。款至太平縣。茶卽不難運歸。函外並附茶樣多種。已而上海復書來。謂茶種良佳。命予速往購辦。謂能得幾

許者。儘量收購。不厭多也。

公司匯錢既至。予偕同伴諸人。運資赴山口。復由山口裝茶返蕪湖。僕僕道途。往返不知幾次。猶憶某日伴予行者十二人。中有歐洲人六。亦素業茶者。有銀八箱。共四萬兩。爾時市價。每銀一兩。約易墨銀一元三角三分。故予所攜者。殆合墨銀五萬三千元。予雇運茶之舟八。分所攜銀爲二。擇二大舟之最堅固者載之。同行之人。亦分爲兩組。每載銀舟。以三西人三華人守之。並將手鎗腰刀及消防具。所以防意外者。吾儕并舟人計之。人數可四十餘。然雖多。皆不習武事。設遇警實不足恃。可爲緩急之助。惟此數西人耳。雖然。此輩大半皆冒險之徒。或爲逃亡之水手。不過在上海受公司傭僱。遂來此爲護送之人。究竟能否臨難不避。此時亦殊不可必。就中有一英人自言爲獸醫。身高六英尺。狀貌雄偉。望之精神嘩然。後乃知此人之心志。亦不堅定。則知人之難也。予既部署粗定。遂解維趨蕪湖。舟中諸人。咸鼓其冒險精神。有陳元龍氣概。蕪湖山口適中處。有城曰涇縣。某日至此而泊。城中駐太平軍。其主將曾驗予在南京時所得之護照。並知予曾識彼中權要者。予舟泊於湖之小灣。小灣面

積。適可容數舟。載銀二大舟居中。餘舟環之。入夜。以鎗械分予衆人。令皆實子彈。又另增傭金。每舟各派一人行夜。分布既畢。始各就寢。就中一年老之茶商及予。睡不成寐。餘人因日間勞倦。頭着枕。已鼾聲動矣。予心既懸懸。不能安寢。臥觀天際。見黑雲片片。飛行甚速。一彎新月。時從雲隙窺人。既而雲益濃厚。月不可見。夜色乃益昏沉。黑暗中一無所覩。倚枕無聊。長夜將半。耳際忽聞隱隱有呼嘯聲。由遠漸近。乃大驚。披衣起。醒各舟人。此時聲益近。聽之歷歷可辨。似有數千人。同時吶喊。深夜靜野中有此。益覺淒厲。數分鐘後。已見對岸火光熊熊。有無數火捻。閃爍於昏黑可怖之世界中。幸此羣匪與予舟。尙隔一河。又幸夜黑。予舟尙未爲所見。予等咸知危險卽在目前。向同伴商抵禦之策。如臨時會議然。咸謂衆寡懸殊。果對壘者。當以一當千。竟無一人主戰。彼爲獸醫之英人。創議盡獻所有勿與抗。發言時。已面無人色。戰慄不止。此公可謂虛有其表者。餘人議論歧出。莫衷一是。予等誠不值爲此區區四萬兩之銀而犧牲生命。但此金係受他人委託。奈何不設法保護之。懷他人之慨。資寇盜之糧。人且鄙予等爲無勇懦夫。誰復以一錢相託者。計必臨難不苟。庶幾捫心自

安。乃謂衆諸君且勿自擾。匪果來劫。予請挺身與其酋開談判。君等第執鎗械。守衛銀箱。鄙意匪衆苟知吾儕爲何等人物。並示黃緞護照。明告若輩。脫果取吾金者。當訴之南京。必追還原物。不虞有絲毫損失。如此或竟倖免。亦未可知。予發言畢。衆人勇氣得稍振。共坐船頭。靜待其來。默念數分鐘後。不知當得若何結果。人人自危。咸注目對岸火光不少瞬。久之。呼嘯聲漸低。火捻漸分作無數小隊。背予舟方向。徐徐引去。行時每一隊皆小作停頓。乃復前行。如是者約歷兩小時。予莫解其意。或謂殆對岸備有船隻。此羣盜匪。分隊登舟也。時已向曉三鐘。天忽雨。果見有無數盜舟紛紛駛去。有數舟且掠予舟旁而過。直至四鐘。乃不復見盜舟蹤跡。予等遇此奇險。竟安然無恙。可謂天幸。設非黑夜天雨。或舟不停泊於灣僻處。則不堪設想矣。迨五鐘後。一切恐懼焦灼之念。盡歸烏有。人人額手相慶。感謝上帝。更二日遂安抵山口。予於兩星期內。得綠茶十六船。六西人監送至蕪湖。更由蕪湖易舟運上海。是爲第一批。其第二批復十二船。予自護送之。時值盛夏。河水乃乾淺。有數處。舟不能行。必掘深河底。乃得通過。予命舟人控泥。舟人難之。予以身作則。躬自入水掘河。水及予腰。

衆乃不復觀望。踴躍將事。河道遂通。

予從事販茶之事。凡六閱月。前後共得綠茶六萬五千箱。然尙不及太平縣所有者十之一。乃予忽膺重疾。蕪湖不得良醫。則就醫上海。纏綿病榻。歷兩月之久始愈。愈後自知體弱不勝勞劇。遂棄所業。不復爲茶商。涇縣夜中遇險事。過後思量。猶爲心悸。當時予雖持鎮靜態度。然神經系已受非常震動。意此二月之病。未始不種因於此。吾人處世。以生命爲基本。倘果爲土匪所得。則一死真等於鴻毛。且余既志在維新中國。自宜大處落墨。若僅僅貿遷有無。事業終等於撈月。太平軍當時因茶葉暢銷。昂其價格。爲此手續繁重之事。以博微利。卽多金亦屬奢願難償。靜言思之。頓覺前此之非計。不如善自珍攝。留此有用之身。蓋至此而余前此之金錢思想。爲二豎子破壞無餘矣。

予於太平縣之役。雖無所獲。然任難事而能堅忍。遇危險而能鎮定。頗受中西商人疾風勁草之知。以故余因病辭職。病愈卽爲某公司聘予至九江。爲茶葉經理人。雖非所願。亦姑就之。半年後辭職。自營商業。計在九江三年。境况殊不惡。而余魂夢不

忘之教育計畫。亦於此時獲一機會。有實行之希望焉。

第十三章 與曾文正之談話

一八六三年。余營業於九江。某日。忽有自安徽省城致書於余者。署名張世貴。張寧波人。余於一八五七年於上海識之。當時爲中國第一砲艦之統帶。該艦屬上海某會館者。嗣升遷得入曾文正幕中。余得此書。意殊驚詫。蓋此人於我初無若何交誼。僅人海中泛泛相值耳。地則勞燕。風則馬牛。相隔數年。忽通尺素。而書中所言。尤屬可疑。彼自言承總督之命。邀余至安慶一行。總督聞余名。亟思一見。故特作此書云。當時總督爲曾公國藩。私念此大人物者。初無所需於予。急欲一見胡爲。予前赴南京。識太平軍中渠帥。後在太平縣。向革軍購茶。豈彼已有所聞歟。憶一年前湘鄉駐徽州。爲太平軍所敗。謠言總督已陣亡。時予身近戰地。彼遂疑予爲奸細。欲置予於法。故以甘言相誘耶。雖張君爲人。或不至賣友。然何能無疑。躊躇再三。擬姑復一函。婉辭謝却。余意暫不應召。俟探悉文正意旨。再決從違。故余書中。但云辱荷總督寵召。無任榮幸。深謝總督禮賢下士之盛意。獨惜此時新茶甫上市。各處訂貨者多。以

商業關係。一時驟難舍去。方命罪甚。他日總當晉謁云云。

兩閱月後。張君之第二函至。囑予速往。並附李君善蘭（即王叔）一書。李君亦予在滬時所識者。此君爲中國算學大家。曾助倫敦傳道會中教士惠來 Rev. Wiley 繙譯算學書甚夥。中有微積學。即予前在耶路大學二年級時。所視爲畏途。而每試不能及格者也。予於各科學中。惟算學始終爲門外漢。此予所不必深諱者。李君不僅精算學。且深通天文。此時亦在曾文正幕府中。因極力揄揚予於文正。謂曾受美國教育。一八五七年。賴予力捐得鉅款賑饑。且謂其人抱負不凡。常欲效力政府。使中國得致富強。凡此云云。來書中皆詳述之。書末謂總督方有一極重要事。欲委予專任。故勸駕速往。並謂某某二君。以研究機器學有素。今亦受總督之聘。居安慶云。予得此書。疑團盡釋。知前此之淺之乎測丈夫也。遂復書謂更數月後。准來安慶。乃曾文正欲見予之心甚急。七月間予復得張君之第三函及李君之第二函。兩函述文正之意。言之甚悉。謂總督欲予棄商業而入政界。居其屬下任事。予初不意得此機緣。有文正其人爲余助力。予之教育計畫。當不患無實行之時。若再因循不往。必致

坐失事機。乃立覆一書。謂感總督盛意。予已熟思至再。決計應召來安慶。惟經手未完事件。必須理楚。種種手續。當需一月之摒擋。最遲至八月間。必可首途矣。此書發後。張李二君。遂不復來書相催。是爲予豫備入政界之第一步。

曾文正爲中國歷史上最著名人物。同輩莫不奉爲泰山北斗。太平軍起事後。不久即蔓延數省。曾文正乃於湖南招練團勇。更有數湘人佐之。湘人素勇敢。能耐勞苦。實爲良好軍人資格。以故文正得練成極有紀律之軍隊。佐曾之數湘人。後亦皆著名一時。嘗組織一長江水師艦隊。此艦隊後於揚子江上。大著成效。當時太平軍蔓延於揚子江兩岸。據地極廣。而能隔絕其聲援。使之首尾不相顧者。則艦隊之功爲多也。不數年。失陷諸省。漸次克復。太平軍勢力漸衰。範圍日縮。後乃僅餘江蘇之一省。繼且僅餘江蘇一省中南京一城。迨一八六四年。南京亦卒爲曾文正軍隊所克復。平定此大亂。爲事良不易。文正所以能指揮若定。全境肅清者。良以其才識道德。均有不可及者。當時七八省政權。皆在掌握。凡設官。任職。國課。軍需。悉聽調度。幾若全國聽命於一人。顧雖如是。而從不濫用其無限之威權財權。在握絕不聞其侵吞。

容 先 生 自 述

涓滴以自肥。或肥其親族。以視後來彼所舉以自代之李文忠（鴻章）不可同日語矣。文忠絕命時。有私產四千萬以遺子孫。文正則身後蕭條。家人之清貧如故也。總文正一生之政績。實無一污點。其正直廉潔。忠誠諸德。皆足爲後人模範。故其身雖逝。而名足千古。其才大而謙。氣宏而凝。可稱完全之眞君子。而爲清代第一流人物。亦舊教育中之特產人物。是卽一八六三年秋間。予得良好機緣。所欲往謁者也。

予既將九江商業結束後。遂乘民船於九月間抵安慶。逕赴文正大營。得晤故人張世貴、李善蘭、華若汀、徐雪村等。（譯音）此數人皆予上海舊交相識。見予至。意良欣慰。謂總督自聞予歷史後。此六閱月之內。殆無日不思見予一面。張李二君之連發數函。亦卽以此。今予既至。則彼等之勸駕。已爲有效。推轂之力。當不無微勞足錄云。予問總督之急欲見予。豈因予以中國人而受外國教育。故以爲罕異。抑別有故歟。彼等咸笑而不言。第謂君晤總督一二次後。自能知之。予察其狀。似彼等已知總督之意。特故靳不以告予。或者總督之意。卽彼等所條陳。未可知也。

抵安慶之明日。爲予初登政治舞臺之第一日。早起。予往謁總督曾公。刺入不及一

分鐘。聞者立即引予入見。寒暄數語後。總督命予坐其前。含笑不語者約數分鐘。予察其笑容。知其心甚忻慰。總督又以銳利之眼光。將予自頂及踵。仔細估量。似欲察予外貌有異常人否。最後乃雙眸炯炯。直射予面。若特別注意於予之二目者。予自信此時雖不至忸怩。然亦頗覺坐立不安。已而總督詢予曰。若居外國幾何年矣。予曰。以求學故。居彼中八年。總督復曰。若意亦樂就軍官之職否。予答曰。予志固甚願爲此。第未習軍旅之事耳。總督曰。予觀汝貌。決爲良好將材。以汝目光威稜。望而知爲有膽識之人。必能發號施令。以駕馭軍旅。予曰。總督獎譽逾恆。良用慚悚。予於從軍之事。膽或有之。獨惜無軍事上之學識及經驗。恐不能副總督之期許耳。文正問予志願時。予意彼殆欲予在其麾下任一軍官以禦敵。後聞予友言。乃知實誤會。總督言此。第欲探予性情近於軍事方面否耳。及聞予言。已知予意別有所在。遂不復更言此事。後乃詢予年事幾何。曾否授室。以此數語。爲第一次談話之結束。計約歷三十分鐘。語畢。總督卽舉茶送客。予亦如禮還報。遂興辭出。舉茶送客。蓋中國官場之一種禮節。凡言談已盡。則舉杯示意。俾來客得以興辭也。予旣出。歸予室。

關懷之舊友。咸來問訊。細詢予見總督時作何狀。予詳告之。諸友意頗愉快。

余見文正時爲一八六三年。文正已年逾花甲。精神奕然。身長約五尺八九英寸。軀格雄偉。肢體大小咸相稱。方肩闊胸。首大而正。額闊且高。眼三角有稜。目眥平如直線。凡尋常蒙古種人。眼必斜。顴骨必高。而文正獨無此。兩頰平直。髭鬚甚多。鬚鬚直連頰下。披覆於寬博之胸前。乃益增其威嚴之態度。目雖不巨。而光極銳利。眸子作榛色。口闊唇薄。是皆足爲其有宗旨有決斷之表證。凡此形容。乃令予一見卽識之不忘。

文正將才。殆非由於天生。而爲經驗所養成者。其初不過翰林。由翰林而位至統帥。此其間蓋不知經歷幾許階級。乃克至此。文正初時所募之湘勇。皆未經訓練之兵。而卒能以此湘軍。克敵致果。不及十年而告成。當革軍勢力蔓延之時。實據有中國最富庶之三省。後爲文正兵力所促。自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五年歷十五年之夙患。一旦肅清。良非細故。溯自太平軍起事以來。中國政府不特耗費無數金錢。且二千五百萬人民之生命。亦皆犧牲於此政治祭臺之上。自此亂完全肅清後。人民乃

稍稍得喘息。中國之得享太平。與滿政府之未被推翻。皆曾文正一人之力也。皇太后以曾文正功在國家。乃錫以爵位。爲崇德報功之舉。然曾文正之高深。實未可以名位虛榮量之。其所以成爲大人物。乃在於道德過人。初不關其名位與勳業也。綜公生平觀之。後人謚以文正。可謂名副其實矣。

今更回述予在安慶之事。當時各處軍官。聚於曾文正之大營中者。不下二百人。大半皆懷其目的而來。總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。幕府外更有候補之官員。懷才之士子。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等專門家。無不畢集。幾於舉全國人才之精華。匯集於此。是皆曾文正一人之聲望道德。及其所成就之功業。足以吸引之羅致之也。文正對於博學多才之士。尤加敬禮。樂與交遊。予來此約兩星期。在大營中與舊友四人同居。長日晤談。頗不寂寞。一日。予偶又詢及總督招予入政界之意。諸友乃明白告予。謂彼等曾進言於總督。請於中國設一西式機器廠。總督頗首肯。議已成熟。惟廠之性質若何。則尙未決定耳。某夕諸友邀予晚餐。食際卽以此機器廠問題爲談論之資。在座諸君。各有所發表。既乃詢予之意見。蓋諸友逆知總督第二次接見予

容 先 生 自 述

時必且垂詢及此。故欲先知予之定見若何也。予乃告之曰。予於此學素非擅長。所見亦無甚價值。第就予普通知識所及並在美國時隨時觀察所得者言之。則謂中國今日欲建設機器廠。必以先立普通基礎為主。不宜專以供特別之應用。所謂立普通基礎者無他。即由此廠可造出種種分廠。更由分廠以專造各種特別之機械。簡言之。即此廠當有製造機器之機器。以立一切製造廠之基礎也。例如今有一廠。廠中有各式之車床錐銼等物。由此車床錐銼。可造出各種根本機器。由此根本機器。即可用以製造鎗炮農具鐘表及其他種種有機械之物。以中國幅員如是之大。必須有多數各種之機器廠。乃克敷用。而欲立各種之機器廠。必先有一良好之總廠以爲母廠。然後乃可發生多數之子廠。既有多數子廠。乃復併而爲一。通力合作。以中國原料之廉。人工之賤。將來自造之機器。必較購之歐美者價廉多矣。是即予個人之鄙見也。諸友聞言。咸異常欣悅。謂願予於總督詢及此事時。亦能如是以答之。

數日後。總督果遣人召予。此次談論中。總督詢予曰。若以爲今日欲爲中國謀最有

益最重要之事業。當從何處著手。總督此問。範圍至廣。頗耐吾人尋味。設予非於數夕前與友談論。知有建立機器廠之議者。予此時必以教育計畫爲答。而命之爲最有益最重要之事矣。今既明知總督有建立機器廠之意。且以予今日所處之地位。與總督初無舊交。不過承友人介紹而來。此與予個人營業時。情勢略有不同。若貿然提議予之教育計畫。似嫌冒昧。况予對於予之朋友。尤當以恪守忠信爲惟一之天職。予胸中既有成竹。故對於此重大問題。不至舉止失措。以予先期預備答辭。能恰合總督之意見。欲實行時即可實行也。於是予乃將教育計畫。暫束之高閣。而以機器廠爲前提。予對總督之言。與前夕對友所言者略同。大致謂應先立一母廠。再由母廠以造出其他各種機器廠。予所注意之機器廠。非專爲製造鎗炮者。乃能造成製鎗炮之各種機械者也。鎗炮之各部。配合至爲複雜。而以今日之時勢言之。鎗炮之於中國。較他物尤爲重要。故於此三致意焉。總督聞言。謂予曰。此事予不甚了了。徐華二君研此有素。若其先與二君詳細討論。後再妥籌辦法可耳。予辭出後。卽往晤諸友。諸友亟欲知予此談之結果。聞予所述情形。咸極滿意。自此

次討論後。諸友乃以建立機器廠之事。完全託付於予。命予徵求專門機器工程師之意見。二星期後。華君若汀告予。謂總督已傳見彼等四人。決計畀予全權。先往外國探詢專門機器工程師。調查何種機器。於中國最爲適用。將來此種機器。應往何國採購。亦聽予決定之。

建立機器廠之地點。旋決定爲高昌廟。高昌廟在上海城之西北約四英里。廠地面積約數十畝。此機器廠卽今日所稱江南製造局。其中各種緊要機器工程。無不全備者也。自予由美國採購機器歸國以來。中國國家。已籌備千百萬現金。專儲此廠。鳩工製造。冀其成爲好望角以東之第一良好機器廠。故此廠實乃一永久之碑。可以紀念曾文正之高識遠見。世無文正。則中國今日。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機器廠否耳。

第十四章 購辦機器

自予與曾督第二次晤談。一星期而有委任狀。命予購辦機器。另有一官札。授予以五品軍功。軍功爲虛銜。得戴藍翎。蓋國家用兵。以此賞從軍有功之人。爲文職所無。

文職官賞戴花翎。必以上諭頒賜。大員不得隨意賞其僚屬。又有公文二通。命予持以領款。款銀共六萬八千兩。半領於上海道。半領於廣東藩司。余籌備既畢。乃稟辭曾督。別諸友而首途。

予此行抵上海。爲一八六三年十月。其時適有一美國機械工程師名哈司金HARRIS者。爲上海某洋行運機器來華。事畢。方欲挈妻孥返美。而予不先不後。適於此時抵滬。得與其人相值。時機之巧。洵非意料所及者。予既識哈司金。遂以購機器事。委其主任。與訂立合同。二人皆取道香港。經蘇彝士地峽 Isthmus of Suez 以達倫敦。本可同行。惟哈司金偕其眷屬乘法公司輪船。而予則乘英公司船。哈以行期已迫。匆匆別。期會於紐約。船既放洋。途中惟至星加坡畧一停泊。遂過印度洋。由錫蘭 Ceylon 地方登陸。易舟更過孟加拉海灣 Bay of Bengal 於埃及之開羅 Cairo 城登陸。爾時蘇彝士河 Suez Canal 之工程。方開鑿未竣。於是予乃由開羅乘火車。過蘇彝士地峽。赴亞立山大 Alexandria 城。復由亞立山大乘舟至法國之馬塞。Marseilles 馬塞爲法國南方第一海口。哈司金已由此乘舟逕赴英國。予則

容 先 生 目 述

於馬塞上岸。乘火車赴巴黎。作十日遊。巴黎之公園教堂及各處繁盛之區。遊覽殆遍。此世界著名繁華都會。予得大擴眼界。略知其梗概焉。十日後。遂於法國加來司 Calais 地方。乘舟過英吉利海峽 English Channel 至英國之多爾維。 Dover 由多爾維改乘火車抵倫敦。是爲予初次身履英倫之一日。藉此良好機會。使予得觀世界第一大都會。於願良足。予在倫敦。曾往惠特維爾司機器廠 Whitworth's Machine Shop 參觀。無意中遇一十年前在中國所識之西友。其名曰克里司特。 Christy 予居倫敦一月。乃乘哥拿脫 Cunard 公司之汽船過大西洋。於一八六四年春初抵紐約。予畢業耶路大學。於今十年。予之同班諸學友。將於七月暑假時。開十週紀念聯合會。此時方在正二月間。離會期尙遠。哈司金因須預備機器圖樣。訂貨條款。及估價單等。故已偕眷先予至紐約。予以哈氏諳練可恃。遂以選擇機器等事。畀以全權。當此一八六四年時。正南北美戰爭之末年。美國國內多數機器廠。皆承造國家急需之要件。工作忙迫異常。而以新英國省中爲尤甚。以故外來購機器者。急切驟難成議。幸得哈司金素識各廠。乃克於馬沙朱色得士省非支波克

Fitchberg, Mass 城中。與樸得南公司 Putnam & Co. 訂約。承造此項機器。然亦須半年後。方能造成運回中國云。

予乘此六閱月休息之暇。遂至紐海紋赴耶路大學。參與同班所開之十週紀念聯合會。舊雨重逢。一堂聚話。人人興高采烈。歡樂異常。雖自畢業分袂後。十載於茲。而諸同學之感情。仍不減當年親密。予乃有緣得躬與其盛。何幸如之。此會宗旨。既專以聯絡舊情。作賞心之樂事。故予於胷中所懷。隻字不道。況此時南北美戰爭。尙未結束。美人以國事方殷。亦無暇他顧。故於予此次來美所任之事。咸未注意。幾無一知之者。第予自念今茲所任購辦機器之事。殆爲一種應經之階級。或由此將引予日夕懷思之教育計畫。以漸趨於實行之地也。高會既終。友朋星散。予亦興盡而返。抵非支波克後。對於南北美戰爭。忽有感觸。因余曩曾入美籍。美國實余第二祖國也。因囑哈司金暫居此。主持一切。告以將赴華盛頓投効美政府。盡六閱月之義務。設於此六月內發生意外事。致予一時不能遽歸。則此機器裝運回國之事。當若何處置。擬悉以奉託。哈氏忻然允予請。乃以種種應需之要件。如訂貨單、提貨單、機器

容 先 生 自 述

價值單、以及保險裝運等費。一一交付哈氏。並告以若何手續。點交與曾督所派駐申之委員。籌備既畢。旋即束裝就道。時有斯不林非爾 Springfield 地方之總兵名彭司 Brigadier-General Barnes 者。方在華盛頓任將軍之職。專司義勇隊事務。總兵有子曰喊林。William 爲香港著名律師。曾與予同時肄業於耶路大學者也。一八六三年。彭總兵至紐海紋探視其子時。予於耶路大學圖書館中。與有一面之素。此時探得彭君之辦公處。在喊拉旅館 Willard Hotel 中。予乃逕往謁之。告以來意。因言雖他無所能。然若任予以軍差之職。傳遞軍書於華盛頓及最近之大營間。供六閱月之馳驅。至所幸願。且此六月內。予當自備資斧。不敢耗美國國帑。又言曩在耶路曾晤總兵。總兵亦尙能憶之。乃詢予現任何事。予告以自耶路畢業後。向居中國。此來因奉曾大帥國藩之命。至美購辦機器。以爲中國建設機器廠之預備。刻已於非支波克城由樸得南公司訂約承造。另有一美國機械工程師。監督其事。因此項機器製造。須六月後。方能告竣。故予甚願藉此餘暇。得略盡義務。以表予忠愛美國之誠也。彭總兵聞言甚悅。且極重視此事。乃謂予曰。鄙人極感君之美意。但

君現受中國國家重任。故鄙意君宜仍回非支波克。調度一切。以免貽誤。此間傳遞軍書。以及趨赴前敵。尙不乏健兒也。予聞總兵言。知其意已決。遂亦不更置辭。再以為請。予此意雖未獲實行。而自問對於第二祖國之心。可以盡矣。

第十五章 第一次歸國

予所購辦之機器。直至一八六五年春間始成。由輪船裝運。自紐約而東。繞好望角直趨上海。予則不復循來時舊路。蓋予之願望。此生至少環游地球一次。今既得有機會。大可藉此游歷。以擴眼界。以是決計由舊金山西行。此時太平洋鐵路公司。築路由芝加哥 Chicago 過鄂馬哈 Omaha 以達舊金山。工程猶未完竣。故予此行。祇能繞道。先乘一沿海輪船。由紐約以至巴拿馬地峽。Isthmus of Panama 過地峽後。更換船。沿墨西哥海岸。以達舊金山。San Francisco 抵舊金山後。遲二星期以待船。由此間赴上海。例橫過太平洋。惟爾時駛往遠東之郵船。尙未組成大公司。且須美國國家津貼。以故東行之船極少。予欲另覓他舟。不可得。不得已乃乘一南多克 Nantucket 之三桅船。船資由舊金山至橫濱。每人須

容 先 生 自 述

美金五百元。是行乘客並予凡六人。船名亞衣得老及司 *Ida de Rogers* 年齡頗老大。船身長約一百五十英尺。艙中既未裝貨。亦無壓重之石。所載惟一艙淡水耳。船上人役。爲船主及船主夫人並一六齡之幼子。此外更有大副一人。水手三人。廚役及中國侍者各一人。此船卽船主所自有。船主名諾登 *Norton* 爲南多克人。南多克地方出產之航海家。目力甚近。所見不出五步。迨一及金錢。則眼光尤小。錙銖必較。又不獨於金錢爲然。凡與人交涉。無論事事物物。較及錙銖。利人之事。一毛不拔。船主諾登足爲此種人之代表。予於此行。本極乏味。乃有機會得以研究南多克種人之行爲。不可謂非閱歷也。有金門 *Golden Gate* 口者。爲舊金山出口必由之路。當未過金門時。予等每日之佳餚。爲鹹鯖魚。鹹而腥。不堪下箸。而船主視爲珍品。若畢生食之不厭者。遂無日不以是餉客。奈予等口之於味。偏不同嗜。而尤劣者爲舟中庖人之烹調法。於是余等每飯如仰藥矣。庖人爲船主於舊金山臨時雇來承乏者。其是否素操此業。實未可知。凡烹鹹鯖魚。未入鑊時。法當先浸以水。令其味稍淡。今乃無需此繁重手續。而以速成爲工。又不獨於鯖魚爲然。卽所食玉粟粉製之

餅亦多不熟者。故予等每食不飽。而船主家庭之風趣。亦有令人見而作惡者。船主每發言。非最穢褻者不出諸口。船主夫人雖無之。而於其夫之褻辭穢語。亦處之泰然。有若司空見慣。其幼子年可六齡。箕裘克紹。且能跨竈。種種穢辭。習之極純熟。不顧而唾。其父母聞之。則大慰。殆以爲能亢宗。時或回顧乘客。冀邀旁觀之稱譽。乘客中有英人某。一日方口啣烟斗立於旁。聞是兒口出種種穢言。不能復耐。因顧船主夫婦曰。此兒佳哉。口齒玲瓏。若百舌。微賢夫婦教育不及此。船主聞言大樂。對客頷其首。初不知客之嘲己也。其妻亦信以爲真。則左右顧盼。大有自矜之色。凡此怪狀。無日不觸於耳目。卽欲逃避。亦苦無術。因舟小艙狹。甲板上竟無六尺餘地。容人著足。惟餐室尙涼爽。爲全舟最佳處。故予等長日居此中。以觀可厭之醜劇。無可如何也。行程未及半。泊於檀香山 Honolulu 極北之小島。以裝淡水。並添備糧食。予等咸乘此機會。紛紛登岸。至田野間散步。神氣爲之一舒。游行竟日。日暮乃返舟。忽見船主購有多數之火雞及雛雞。畜之前艙。予等見此。以爲船主購此享客。是殆前此長食鹽鯖魚。船主或亦抱歉。故備此蓋愆者。不覺食指之動。迨明日就食。餐桌之

容 先 生 自 述

上。果有嫩雞。深幸期望之不虛。乃異味之嘗。祇此一次。翌晨即復原狀。火雞之肉。則永不出現。怪之。私詢廚役。始知此雞船主之販賣品。以備售之橫濱云。船主之計畫良得。但衆雞不慣風濤。於未抵橫濱之前數日。無一存者。船主逐利之術猶未工也。長途困頓。度日如年。抵橫濱後。亟換英公司汽船以赴上海。

予至上海後。始知一切機器。已於一月前運到。幸皆完全無損。計予離中國年餘。大陸已一度滄桑。曾文正已與其弟國荃克復南京。肅清太平軍之大亂矣。時文正方駐徐州。調度諸軍以平捻匪。徐州在運河上游。爲江蘇最北之地。捻匪乃當日安徽之一股土匪也。

余往徐州謁文正。同行者爲華君若汀。舟自揚子江仙女廟地方。入運河而抵揚州。棄舟陸行。乘騾車。經三日達徐州。曾督對於予之報告。極爲嘉許。乃以予購辦機器之事。專摺請獎。中國官場之常例。專奏之效力極大。以予毫無官職之人。遂得特授五品實官。此亦特例。其奏章畧言。

容某爲留學西洋之中國學生。精通英文。此行歷途萬里。爲時經年。備歷艱辛。不

負委託。庶幾宏毅之選。不僅通譯之材。擬請特授以候補同知。指省江蘇。儘先補用。以示優異而勵有功。

曾督幕府中辦奏稿者。於予未離徐州前。卽錄此稿示予。以得曾督識拔爲賀。故予於稟辭時。卽面謝曾督之提攜。謂願將來有所成就。不敢以不舞鶴遺羊公差也。予留徐三日。卽來上海。十月間奉到曾督札文。謂保奏五品實官。已蒙核准。於是予以候補同知之資格。在江蘇省行政署爲譯員。月薪二百五十金。若以官階論。當日之四品銜候補道。無此厚俸也。

此時任上海道者爲丁日昌。與予交頗投契。丁之居官。升遷甚速。由上海道而鹽運司。而藩司。未幾竟升爲江蘇巡撫。予亦藉丁之力。旋得加銜而戴花翎。當丁任鹽運司時。予曾隨至揚州六個月。譯哥爾頓所著之地文學 “*Cotton's Geography*” 一書。六月後仍回上海。就譯員之舊職。公餘多暇。復譯派森著之契約論。

“*Parsons on Contracts*” 予以爲此書與中國甚有用也。此時予幸得一中國文士。助予譯事。其人不獨長於文墨。精於算學。且於中國政界事務。亦甚諳練。彼旋勸予

勿譯此書。謂縱譯畢。亦恐銷路不廣。因在中國法庭中。因契約而興訴訟者極少。卽或有之。而違背契約之案件。亦自有中國法律可援。外國之法律。實不合於中國情勢云。一八六七年。文正得李文忠襄助。平定捻匪。乃至南京就任兩江總督。未抵任前。先於所轄境內巡行一週。以視察民情風俗。而尤注意者。則其親創之江南製造局也。文正來滬視察此局時。似覺有非常興趣。予知其於機器爲創見。因導其歷觀由美購回各物。並試驗自行運動之機。明示以應用之方法。文正見之大樂。予遂乘此機會。復勸其於廠旁立一兵工學校。招中國學生肄業其中。授以機器工程上之理論與實驗。以期中國將來不必需用外國機械及外國工程師。文正極贊許。不久遂得實行。今日製造局之兵工學校。已造就無數機械工程師矣。

第十六章 予之教育計畫

予自得請於曾文正。於江南製造局內附設兵工學校。向所懷教育計畫。可謂小試其鋒。既略著成效。前者視爲奢願難償者。遂躍躍欲試。曾文正者。於余有知己之感。而其識量能力。足以謀中國進化者也。當日政界中重要人物。而與余志同道合者。

天津易平底船以運京。然寧波船之行駛亦甚緩。損失之數。與用平底船等。愚意若汽船公司成立。則平底船及寧波船。皆可不用。將來漕米。即逕以汽船裝運。不獨可免沿途之損失。即北方數百萬人民仰漕米以爲炊者。亦不至常食朽糧也。（此後招商局輪船。即師此法以運漕。）

二、政府宜選派穎秀青年。送之出洋留學。以爲國家儲蓄人材。派遣之法。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學額以試行之。此百二十人中。又分爲四批。按年遞派。每年派送三十人。留學期限。定爲十五年。學生年齡。須以十二歲至十四歲爲度。視第一第二批學生出洋留學。著有成效。則以後即永定爲例。每年派出此數。派出時並須以漢文教習同往。庶幼年學生在美。仍可兼習漢文。至學生在外國膳宿入學等事。當另設留學生監督二人以管理之。此項留學經費。可於上海關稅項下。提撥數成以充之。

三、政府宜設法開採礦產以盡地利。礦產既經開採。則必兼謀運輸之便利。凡由內地各處以達通商口岸。不可不築鐵路以利交通。故直接以提倡開採礦產。

即間接以提倡鐵路事業也。（按中國當時尙無良好礦師，足以自行開採。人民尤迷信風水之說，阻力多端。予之此策，第姑列之，使政府知中國實有無窮厚利，不須患貧，且以表示予之計畫遠大，冀政府能信任予言也。）

四、宜禁止教會干涉人民詞訟，以防外力之侵入。蓋今日外人勢力之放恣，已漸有人入中國越俎代謀之象。苟留心一察天主教情形，即可知予言之非謬。彼天主教士在中國勢力，已不僅限於宗教範圍，其對於奉教之中國人，幾有管轄全權。教徒遇有民刑訴訟事件，竟由教會自由裁判，不經中國法庭訊理。是我自有之主權，已於法律上奪去一部分也。是實不正當手段。若不急謀防範，則涓涓不塞，將成江河。故政府當設法禁止，以後無論何國教會，除關於宗教者外，皆不得有權以管理奉教之中國人。

此條陳之第一三四，特假以爲陪襯。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，自在第二條。予友謂予官廳批答公事，例有准駁。吾與以可駁者，而欲得者乃批准矣。且目的所在，列之第二，乃不顯有偏重之意也。此條陳上後兩閱月，丁撫自蘇馳函告予，謂文相國丁

悍而無識。迷信而頑固。遂因誤會以釀成極大之暴動。先是天津有惡俗。貧民無力養其子女者。恆棄之道旁。或沉溺河中。天主教僧侶。憫其無辜。乃專事收育此等棄兒。養之醫院。授以教育。稍長則令其執役於教會之中。此實有益之慈善事業。顧蚩蚩者氓。誤會其意。造爲無稽之說。謂教會中人。取此棄兒。藏之醫院及教堂中。將其雙目挖去。以配藥劑。或則作爲祭祀之供獻品。此等荒唐可哂之謠言。恰合於天津愚民之心理。故一時謠傳極廣。因市虎之訛。竟激起人心之憤。久之又久。禍機乃不可遏。遂不恤孤注一擲。取快一朝。雖鑄錯而不悔也。計是役焚燬天主教醫院及教堂各一所。殺斃教中法國男女僧侶無數。此暴動發生之際。崇厚適爲直隸總督。此人前曾任俄國公使。今甫督直而卽值此暴動。可謂大不幸。蓋中國律例。凡地方有變故者。長官須負其責。故崇厚遂因此革職。發配邊遠地方充軍。迨後中國政府。允以鉅款賠償被害人之家族。並建還所焚燬之醫院教堂。更以政府名義發正式公函。向法國道歉。事乃得寢。幸爾時普法戰爭未已。法政府在恐慌中。故未遑以全力對付中國。否則必且借題發揮。肆意誅求。

以壓其貪婪。交涉恐未易就範。但此次雖無難堪之要素。然後來中國屬地安南東京之一片土。卒因是不我屬矣。

中國政府。當日曾派大臣四人調停。四人爲曾文正、丁日昌、毛昶熙、其一人劉姓。忘其名。是時捻匪雖漸平。尙未肅清。李文忠身在戎行。未與聞斯役。丁奉派後。電招予爲譯員。電至略晚。不及與同行。予乃兼程赴津。抵津後尙得與聞末後數次之談判。此交涉了結後。欽派之諸大臣。留天津未卽散。而予乃乘此時會。十餘年夢想所期者。得告成功焉。

第十七章 經理留學事務所（派送第一批留學生）

欽派四大臣中。曾文正實爲領袖。當諸人未散時。予乃乘機進言於丁撫。請其向曾督重提教育事。並商諸其他二人。予知丁於三年前已向曾督及此。故曾當已略知此中梗概。丁又素表同情於予。得此二公力助。餘二人當無不贊成矣。一夕。丁撫歸甚晚。予已寢。丁就予室。呼予起。謂此事已得曾公同意。將四人聯銜入奏。請政府採擇君所條陳而實行之。予聞此消息。乃喜而不寐。竟夜開眼如夜鷹。覺此身飄飄然

如凌雲步虛。忘其爲偃臥床第間。兩日後。奏摺拜發。文正領銜。餘三人皆署名。由驛站加緊快騎。飛遞入京。此時曾督及餘人皆尙在津沽也。丁撫旋荐陳蘭彬於予。謂將來可副予爲中國留學生監督。陳乃中國翰林。在刑部任主事垂二十年。丁撫之荐陳。蓋有深意。嘗謂余君所主張。與中國舊學說顯然反對。時政府又甚守舊。以個人身當其衝。恐不足以抵抗反動力。或竟事敗於垂成。故欲利用陳之翰林資格。得舊學派人共事。可以稍殺阻力也。予聞丁撫此議。極佩其思慮周密。丁撫旋發函召陳。數日後。津中有爲曾丁諸公祖餞者。予及陳蘭彬均在座。丁撫遂爲余等介紹。予之與陳。素未識面。今則將爲共事之人矣。陳居刑部二十年。久屈於主事末秩。不得升遷。以故頗侘傺不自得。甚願離去北京。居京除刑曹外。亦未任他事。故於世途之經驗甚淺。其爲人持躬謙抑。平易近人。品行亦端正無邪。所惜者。膽怯而乏責任心耳。卽一羽之輕。陳君視之。不啻泰山。不敢謂吾力足以舉之。

一八七〇年冬。曾文正辦天津教案事畢。回任兩江。抵南京後。奉到前所上封奏硃批着照所請。曾督卽馳書召予。商此事之進行。至此予之教育計畫。方成爲確有之

職是故也。

一八七一年冬間。曾文正公薨於南京。壽七十有一。曾之逝世。國家不啻壞其棟梁。無論若何。無此損失鉅也。時預備學校開學纔數月。設天假以年。使文正更增一齡者。則第一批學生已出洋。猶得見其手植桃李。欣欣向榮。惜夫世之創大業者。造化往往不錫以永年。使得親見手創事業之收效。此種缺憾。自古如斯。然創業之人。既播其種子於世。則其人雖逝。而此種子之孳生繁殖。固已綿綿不絕。故文正種因。雖未獲親觀其結果。而中國教育之前途。實已永遠蒙其嘉惠。今日莘莘學子。得受文明教育。當知是文正之遺澤。勿忘所自來矣。文正一生之政績。忠恕人格。皆遠過於儕輩。殆如埃浮立司脫 Mt. Everest 高峯。獨聳於喜馬拉耶 Himalaya 諸峯之上。令人望而生景仰之思。予聞文正臨危時。猶念念不忘教育事業。深望繼己之李文忠。有以竟其未竟之志云。

李文忠雖爲曾文正所荐舉以自代之人。顧其性情品格。與文正迥不相侔。其爲人感情用事。喜怒無常。行事好變遷。無一定宗旨。而生平大病。尤在好聞人之譽己。其

外貌似甚鹵莽。實則胸中城府甚深。政治之才。固遠不迨文正。卽其人之忠誠與人格。亦有不可同日而語者。設有燃犀史筆傳之。則其一生行爲。如探海燈燭物。秋毫無遁形矣。（鐵樵謹按。文忠事迹俱在。功罪自有定評。不必因此數言。遂累盛德。昔眉山伊川意見不合。遂以君子而互相水火。是容先生此語。亦未必便爲失言。此書悉照原本意思。不敢稍有出入。致失真相。閱者鑒之。）

一八七二年夏季之末。第一批學生三十人。渡太平洋而赴美國。予先期行。抵美後。卽乘火車過華盛頓而至紐約。再由紐約赴斯不林非爾。Springfield 將於此預先布置學生住宿諸事。蓋予與彼等。約於此處期會也。當由紐約赴斯不林非爾時。道經紐海紋。遇海德列先生。Prof. James Hadley 海聞予任此重職。復來美國。班荆道故。不勝歡欣。予告以一人先至之故。海君囑予往謁康納特克 Connecticut 省之教育司。謂渠當能代予籌畫。予如言謁教育司拿德魯布 Northrop 君。告以來意。請其指示。拿謂當將學生分處於新英國省之各人家。每家二三人。但須相去不遠。庶便於監視。俟將來學生程度已能入校直接聽講時。乃更爲區處。予如其教。卽至

容 先 生 自 述

斯不林非爾覓一適宜之所。以爲辦事處。蓋斯不林非爾地處新英國省中心點。居此易於分配學生。使各去予不遠也。况予於一八五四年所識之好友麥克林夫婦 Dr. and Mrs. A. S. McLean 亦居此。公餘之暇。得常與良友把晤。亦人生樂事。後因從教育司拿德魯布及他友之言。乃遷居於哈特福德 Hartford 地方。其地即康納特克之省城。此後二年。辦事處皆在哈特福德之森孟納街。 Sumner Street 予雖遷居哈特福德。顧未忍置斯不林非爾。仍以其處爲分派學生之中心點。後之學生來美者。皆先至斯不林非爾。然後再分派各處。直至一八七五年乃已。

一八七四年。李文忠從留學事務所之請。命予於哈特福德之克林街 Collins Street 監造一堅固壯麗之屋。以爲中國留學事務所永久辦公之地。次年春正月。予即遷入此新居。有樓三層。極其宏敞。可容監督教員及學生七十五人同居。屋中有一大課堂。專備教授漢文之用。此外則有餐室一。廚室一。及學生之臥室浴室等。予之請於中國政府。出資造此堅固之屋以爲辦公地點。初非爲徒壯觀瞻。蓋欲使留學事務所。在美國根深蒂固。以冀將來中政府不易變計以取銷此事。此則區區之過慮。

也。而詎知後來之事。乃有與予意背道而馳者。

第十八章 秘魯華工之調查

一八七三年春。予以謀輸入一種新式軍械於中國。曾歸國一行。此行程途迅速。不敢少延。蓋此時予固有教育職務在身也。予所謂新式軍械。乃格特林 Gatling（人名）新發明之物。爲戰爭中利器。砲亦即名格特林。予甚願中國有最新式之軍械。猶望中國有新學問之人材也。故特至格特林公司。欲與商訂合同。予願爲之經理。專銷此種軍械於中國。初時頗爲困難。公司中因未識予之爲人。故於予商業上之經驗。未敢遽信。彼蓋未知予於一八六〇及一八六一兩年在太平縣販茶之事。固嘗大著成效。冒衆人所不敢冒之險者。後費種種手續。親謁其總理格特林。（即創此新砲之人）與之談論此事。幾於唇焦舌敝。始得總理之允諾。託予爲中國之經理人。爲之推廣新砲銷路。予既歸國。抵天津甫一月。即致電該公司。訂購格特林新砲五十尊。價約十萬美金。公司初頗輕予。今初次即成此大宗交易。實彼等意料所不及。後復陸續訂購不少。於是公司對於予所經理之事業。大爲滿意。而對予之態

度。遂不復如前之落漠矣。

予在津經理軍械貿易時。直督告予。謂有秘魯專使來此。擬與中國訂約。招募華工赴秘魯。命予往謁專使。與之談判此事。予奉命往見。秘魯專使顏色極和霽。歷言華工在秘魯營業。若何發達。秘魯政府。若何優待。工資之厚。爲中國所絕無。故彼甚願中政府速與秘魯訂約。鼓勵多數華工赴秘魯。俾此貧困之華人。咸得獲此良好機會。以各謀其生活云云。此種幣重言甘之辭。在他人聞之。鮮不墮其銜中。顧予則非其人也。予於華工之事。所見已多。深知此中真相。因以質直之辭告之曰。販賣華工。在澳門爲一極尋常之事。予已數見不鮮。此多數同胞之受人凌虐。予固常目擊其慘狀。當其被人拐誘。卽被禁囚室中。不令出。及運奴之船至。乃釋出驅之登船。登船後卽迫其簽字。訂作工之約。或赴古巴。或赴秘魯。抵埠登岸後。列華工於市場。若貨物之拍賣。出價高者得之。旣被賣去。則當對其新主人。再簽字另立一合同。訂明作工年限。表面上雖曰訂年限。實則此限乃永無滿期。蓋每屆年限將滿時。主人必強迫其重簽新約。直欲令華工終身爲其奴隸而後已。以故行時每於中途演出可駭

之慘劇。華工被誘後。既悟受人之愚。復受虐待之苦。不勝悲憤。輒於船至大洋四無涯際時。羣起暴動以反抗。力即不足。寧全體投海以自盡。設或竟以人多而戰勝。則盡殺販豬仔之人及船主水手等。一一投尸海中以洩忿。縱船中無把舵之人。亦不復顧。聽天由命。任其飄流。凡此可驚可怖之事。皆予所親聞親見者。予今明白告君。君幸毋希望予能助君訂此野蠻之條約。不惟不能助君。且當力阻總督。勸其毋與秘魯訂約。而爲此大背人道之貿易也。秘魯專使聞予言。大爲失望。初時和顏悅色之假面具。猝然收去。代以滿面怒容。即予亦自覺悻悻之色。不可遏止。蓋述此慘無人理之往事。不期而髮指也。因亦不顧秘使之喜怒若何。語畢。遽興辭而出。予對秘使所言。在未曾目擊者。或疑予言不無過甚。不知語語皆真確。無一字虛妄。當一八五五年。予初次歸國時。甫抵澳門。第一遇見之事。即爲無數華工以辮相連。結成一串。牽往囚室。其一種奴隸牛馬之慘狀。及今思之。猶爲酸鼻。又某次予在廣州時。曾親獲販豬仔之拐匪數人。送之官廳。拘禁獄中。罰其肩荷四十磅重大木枷兩月。亦令其稍受苦楚也。予即報命直督。告以與秘使談判之言。總督謂予曰。汝此次返國

容 先 生 自 述

大佳。否則予亦將電召汝歸矣。今予即命汝至秘魯一行。以調查彼中華工實在之情形。汝其速返哈特福德。部署一切。以備啓行。

予勉奉命返至哈特福德。陳蘭彬亦適奉政府之電。派其赴古巴調查華工情形。此雙方進行之舉。蓋亦出於李文忠之意。予乃先陳蘭彬而啓行。行時有二友爲予伴。一爲吐依曲爾牧師。Rev. Twitchell 一爲開洛克博士。Dr. Kellogg 開君即予後日之妻兄。予至秘魯。以迅速之手段。三閱月內。即調查完竣。一切報告。皆已造齊。返美時陳蘭彬猶未首途。直俟陳自古巴返。造齊報告後。予之報告書。乃與之一併封寄李文忠。以文忠時方掌外交事務也。

予之報告書中。另附有二十四張攝影。凡華工背部受笞被烙。斑斑之傷痕。令人不忍目睹者。予乃藉此攝影。一一呈現於世人之目中。予攝此影。皆於夜中秘密爲之。除此身受其虐之數華工外。無一人知之者。此數名可憐之華工。亦由予密告以故。私約之來也。秘魯華工之工場。直一牲畜場。場中種種野蠻之舉動。殘暴無復人理。攝影特其一斑耳。有此確鑿證據。無論口若懸河。當亦無辯護之餘地。

彼秘魯所派之專使。欲與李文忠訂約招募華工者。仍久滯天津。專俟予之調查報告到津。以決訂約之成否。後有友人發函告予。述秘使在津之行爲。謂彼初猶堅不承認予之報告。斥爲空中樓閣。毫無事實可據。然予已預防其出此。故於報告中密請總督暫秘攝影之片。勿示秘使。俟彼理窮詞遁。專以無證據爲言時。然後再出此影以示之。使彼更無一辭之可措。總督果從予言。秘使出不意睹此真確可據之攝影。乃噤不能聲。垂頭喪氣而去。自予報告秘魯調查情形。政府遂以華工出洋。著爲禁令。豬仔之禍。乃不如前此甚矣。

第十九章 留學事務所之終局

最後一批學生。於一八七五年秋間抵美。同時偕來者。有新監督區岳良。新繙譯鄺其照。更有漢文教習二人。皆爲李文忠所派者。茲數人予曩在中國亦皆識之。而於區鄺二君交尤熟。此次更動之原因。出於陳蘭彬一人之意。陳以急欲請假回國。遂請政府另派新監督以代其職。又陳於古巴調查華工之役。深得漢文教習葉緒東之臂助。故此次歸國。並欲攜葉偕行。而舊日繙譯曾蘭生。亦以他故。政府命其交卸。

回國。予於數月前已知有此更動。不以爲意也。

自陳歸北京三月。中政府忽派陳蘭彬並予同爲駐美公使。葉緒東亦得參贊。以常理論。是爲遷擢。事屬可喜。然予則不以爲榮。以爲憂。予友皆賀予陞遷。蓋亦未就全局之關係一着想。若專就予一身言。以區區留學生監督。一躍而爲全權公使。是政府以國士遇我。受知遇而不感激。非人情。但以教育計畫言。是予視爲最大事業。亦報國之唯一政策。今發軔伊始。植基未固。一旦舍之他去。則繼予後者。誰復能如予之熱心。爲學生謀幸福耶。況予與諸學生相處既久。感情之親。不啻家人父子。予去。則此諸生且如孤兒失撫。是惡可者。默揣再四。乃上書總督。略謂過蒙逾格擢升。銘感無既。第公使責任重大。自顧庸朽。不堪負荷。擬乞轉請政府。收回成命。俾得仍爲學生監督。以期始終其事。俟將來留學諸生。學成種種專門學術。畢業歸來。能爲祖國盡力。予乃卸此仔肩。如是量而後入。予個人對於祖國。得略盡其天職。且此學生。皆文正手植。譬之召伯甘棠。尤願自我灌溉之。俾得告無罪於文正。況政府既已派陳蘭彬爲公使。則外交事務以陳獨當一面。必能勝任。固無需予之襄助也。是書予

倩容雲甫屬稿繕就。寄之中國。容雲甫即偕第一批學生來美。與葉緒東同爲漢文教習者也。書上後四月。總督有覆函來。不准不駁。亦允亦否。蓋命予爲副公使而兼監督之任。俾予於留學生方面。仍得有權調度一切也。

新監督區岳良。大約即陳蘭彬所舉荐。此行與一妻二子俱來。區君較陳蘭彬爲年少。雖非翰林出身。固亦中國飽學之文士。其人沉默靜穆。對於一切事物。皆持哲學觀念。不爲己甚。其於前人布置已定之局。絕不願紛更破壞之。觀其所言所行。胸中蓋頗有見地。惜此君任事未久。於一八七六年。即辭職歸國。

一八七六年。陳蘭彬以全權公使之資格。重履美土。一時攜來僚屬極多。中有一人曰吳子登。予約於二十年前曾在上海識之。其人亦爲翰林。第不知何故從未指分各部授職。亦從未得政府之特別差委。聞其人好研究化學。顧所研究亦殊未見其進步。凡與吳交者。咸贈吳以性情怪僻四字之考語。當區岳良辭監督職時。陳蘭彬乃荐此性情怪僻者以繼任。李文忠亦竟貿然允陳之請。於是留學界之大敵至矣。吳子登本爲反對黨之一派。其視中國學生之留學外洋。素目爲離經叛道之舉。又

因前與曾文正丁日昌二人不睦。故於曾丁二公所創之事業。尤思破壞。不遺餘力。凡此行徑。予初不之知。乃陳蘭彬屬下代理秘魯公使某君告予者。然則陳蘭彬之荐吳繼區。可知陳亦極頑固之舊學派。其心中殆早不以遣派留學爲然矣。陳之此舉。不啻表示其自居反對黨代表地位。指拳擄袖。準備破壞新政。以阻中國前途之進步。甚矣知人之難也。陳既挾此成見。故當其任監督時。與予共事。時有齟齬。每遇極正當之事。大可著爲定律。以期永久遵行者。陳輒故爲反對以阻撓之。例如學生在校中或假期中之正雜各費。又如學生寄居美人寓中。隨美人而同爲祈禱之事。或星期日至教堂瞻禮。以及平日之遊戲運動改裝等問題。凡此瑣瑣細事。隨時發生。每值解決此等問題時。陳與學生常生衝突。予恆居間爲調停人。但遇學生爲正當之請求。而陳故靳不允。則予每代學生略爲辯護。以是陳疑予爲偏袒學生。不無怏怏。雖未至形諸詞色。而芥蒂之見。固所不免。蓋陳之爲人。當未至美國以前。足跡不出國門一步。故於揣度物情。評衡事理。其心中所依據爲標準者。仍完全爲中國人之見解。卽其畢生所見所聞。亦以久處專制壓力之下。習於服從性質。故絕無自

由之精神。與活潑之思想。而此多數青年之學生。既至新英國省。日受新英國教育之淘鎔。且習與美人交際。故學識乃隨年齡而俱長。其一切言行舉止。受美人之同化而漸改其故態。固有不期然而然者。此不足爲學生責也。况彼等既離去故國而來此。終日飽吸自由空氣。其平昔性靈上所受極重之壓力。一旦排空飛去。言論思想。悉與舊教育不侔。好爲種種健身之運動。跳躑馳騁。不復安行矩步。此皆必然之勢。何足深怪。但在陳蘭彬輩眼光觀之。則又目爲不正當矣。

陳蘭彬自赴華盛頓後。與哈特福德永遠斷絕關係。因有以上種種原因。故其平素對於留學事務所。感情極惡。即彼身所曾任之監督職務。亦久存厭惡之心。推彼意思。必以爲其一己所受純潔無瑕之中國教育。自經來美與外國教育接觸。亦幾爲其所污染。蓋陳對於外國教育之觀念。實存一極端鄙夷之思也。雖然。陳之此種觀念。亦未免自忘其本矣。獨不思彼一生之發跡。固由於此素所厭棄之事業耶。設無此留學事務所。則彼亦安能以二十年刑部老主事。一旦而爲留學生監督。更安得由留學生監督。一躍而爲華盛頓公使。是則此留學事務所者。固大有造於陳蘭彬。

不啻爲其升官發財之階梯。陳苟能稍稍念木本水源。則不當登高而撤梯。乃不謂其盡忘前事。極力欲破壞予之教育計畫。而特荐吳子登爲留學生監督。吳之爲陳傀儡。又恰合其身分。蓋舍吳而外。固無人能受陳黑幕中之指揮也。吳既任監督。而留學事務所乃無寧歲矣。

一八七六年秋間。吳既任事。對於從前已定之成規。處處吹毛求疵。苛求其短。顧有所不滿意。又不明以告予。惟日通消息於北京。造爲種種謠言。謂予若何不盡職。若何縱容學生。任其放蕩淫佚。並授學生以種種不應得之權利。實毫無裨益。學生在美國。嗜好學美國人爲運動遊戲之事。讀書時少而遊戲時多。或且效尤美人。入各種秘密社會。此種社會。有爲宗教者。有爲政治者。要皆有不正當之行爲。坐是之故。學生絕無敬師之禮。對於新監督之訓言。若東風之過耳。又因習耶教科學。或入星期學校。故學生已多半入耶穌教。此等學生。若更令其久居美國。必致全失其愛國之心。他日縱能學成回國。非特無益於國家。亦且有害於社會。欲爲中國國家謀幸福計。當從速解散留學事務所。撤回留美學生。能早一日施行。卽國家早獲一日之

福云云。

吳子登日毀予於北京友人及李文忠前。予初毫無聞知。後文忠有書來。以吳報告之言轉告。命予注意。予乃知吳媒孽予短。因亦作書報文忠。書中略謂凡此捕風捉影之談。皆挾私恨者。欲造謠生事。以聳聽聞。予固知造此言者。其人性情乖張。舉止謬妄。往往好爲損人不利己之事。似此荒謬之人。而任以重職。實屬大誤。今彼且極力思破壞從前曾文正所創之事業。夫文正之創此留學事務所。其意固將爲國家謀極大幸福也。吳子登苟非喪心病狂。亦何至欲破壞此有益於國之事。愚以爲若吳子登其人者。祇宜置之瘋人院或廢病院中。惡足以任留學生監督。且舉荐吳者實爲陳蘭彬。陳亦怯懦鄙夫。生平胆小如鼠。卽極細微之事。亦不敢擔負絲毫責任。予之與陳共事。無論外交方面。教育方面。意見咸相左。予今試略舉一事。一八七三年。政府派陳赴古巴調查華工情形。陳奉命不敢遽往。遲至三月後乃首途。且於未行之先。先遣他人爲之試探。所遣者爲葉緒東及一教員。並有美國律師及通譯各一人。迨諸人調查既竣。事事完備。陳乃至古巴略一周旋。卽返美呈報銷差矣。凡冒

容 先 生 自 述

炎暑任艱鉅之事。皆葉緒東一人當之。陳蘭彬特坐享其成耳。今則陳蘭彬已升遷公使。而葉緒東乃僅得參贊。予之爲此言。非有所私憾於陳蘭彬而德葉緒東。第見政界中往往有此不平之事。無功受祿。轉來不虞之譽。勞苦功高。反有求全之毀。總督明察。當知予之所言。非有所掩著。蓋予固甚願辭公使之職。仍退處於監督舊任。俾得專心於教育事業。冀將來收良好之效果。卽如某日因事致書於美國國務院。予與陳蘭彬意見不合。致有爭論。爾時予曾語陳。謂無論副使公使若何尊榮。皆不在予心目中。予已預備隨時辭職。以便足下獨斷獨行。斯言也。亦足以表明予之心跡矣。

予爲此詳細之報告以覆總督。欲其知予之歷史及陳吳二人之行爲也。至於總督以何言告陳蘭彬。則非予所得知矣。第此後公使館及留學事務所兩處。表面上似覺暫時平靜。並無何等衝突。會有數學生程度已高。予意欲送其入陸海軍學校肄業。乃致書美國國務院。求其允准。美國國務院復書。則以極輕藐之詞。簡單拒絕予請。其言曰。此間無地可容中國學生也。嗟夫。中國之見輕於美人。其由來也漸矣。先

是有美國工黨首領某某二人。創議反對華工。太平洋沿海一帶人民。咸受其煽惑。即美政府及行政各部。亦在其催眠術中。而以美國國會爲尤甚。當時有上議院議員名白倫 Blaine 者。最爲興高采烈。首先創議反對華人。推白倫之心理。亦非與華人有深仇夙恨。不過其時腦中有欲作總統之妄想。遂假此題目以博譽於工黨。冀得太平洋沿海一帶之選舉票也。自有此議以來。美人種族之見日深。仇視華人之心亦日盛。不獨此次予之請求。爲其直捷拒絕。即從前一八六八年中政府與美政府所訂之勃林加姆 Burlingame 條約。亦無端遭其蹂躪。視如無物。此種完全違背公理之舉動。實爲外交界從來所未有。而美國國會中人。乃不憚蔑視條約。以爲區別種族之預備。故後來禁止華工之議案。一經提出。即由國會通過。立見實行。予此次請求之被拒。乃蔑視中國之小焉者耳。

予之所請。既被拒絕。遂以此事函告總督。迨接讀總督覆書。予即知留學事務所前途之無望矣。總督覆書。亦言美政府拒絕中國學生入陸海軍學校。實違背一八六八年之條約。惟亦無如之何云。自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八年。留學事務所已過之

歷史。予已略述如前狀。而此致美政府請求學生入陸海軍學校之一函。亦即爲予任學生監督最後所辦之公牘。一八七八年以後。則予身之職務。乃專在公使館中矣。

予向美政府請求之事未成。總督意似不懌。吳監督子登聞之。遂又乘風興浪。思設法以破壞此留學事務所。顧吳一人之力。猶有未逮。因暗中與陳蘭彬密商。設爲種種謾言。以極細微之事。造成一絕大文章。寄之北京。適此時反對黨中有一御史。因美國華工禁約之舉。遂乘機上一封奏。請卽解散留學事務所。撤回留學生。以報復美人之惡感。政府閱之。亦未敢貿然准其所奏。乃以此事質之總督李文忠。公使陳蘭彬。與監督吳子登三人。詢其意見。李文忠此時不願爲學生援手。卽順反對黨之意而贊成其議。陳蘭彬因曾任留學生監督。此中真象。理應洞澈。故政府亦垂詢及之。陳乃以極圓滑之詞答政府。謂學生居美已久。在理亦當召回。其措詞之妙。可謂至極。吳子登則更無猶豫之詞。直捷痛快以告政府。謂此等學生當立卽撤回。歸國。後並須交地方官嚴加管束。云此三人各陳所見。初無一語詢予。予於此事。已無發

言之權。蓋彼等咸疑予懷私見。即有所言。亦不足信也。留學事務所之運命。於是告終。更無術可以挽回矣。此百二十名之學生。遂皆於一八八一年。悽然返國。美國人中。理想高尚。熱心教育。關懷於東西人種之進步者。正復不少。其對於中國解散留學事務所召回留學生之舉動。未嘗不竭力以爭之。爰即聯名上書於總理衙門。（即外務部）反對此事。惟措詞極其和平。態度始終鎮靜耳。其中主張最力者。爲予畢生之良友吐依曲爾 Twitchell 君。及藍恩 Lane 君。賴彼二人提倡。聯絡多數之大教育家及大學校校長。簽名書中。思有以阻止中國爲此退化之事。此書爲耶路大學校長樸德 President Porter 手筆。雖後來未獲收效。顧其詞嚴義正。磊落光明。誠不愧爲文明人口吻。爰錄其文如下。

總理衙門（即外務部）鑒。予等與貴國留美學生之關係。或師或友。或則爲其保人。今聞其將被召回國。且聞貴國政府即欲解散留學事務所。予等咸規規自失。且爲貴國憂之。今請以某等觀察所及。及得之外界評論者。爲貴衙門一陳之。貴國派遣之青年學生。自抵美以來。人人能善用其光陰。以研究學術。以故於各種

科學之進步。成績極佳。即文學、品行、技術、以及平日與美人往來一切之交際。亦咸能令人滿意。無間言。論其道德。尤無一人不優美高尚。其禮貌之周至。持躬之謙抑。尤爲外人所樂道。職是之故。貴國學生。無論在校內肄業。或赴鄉村游歷。所至之處。咸受美人之歡迎。而引爲良友。凡此諸生言行之盡善盡美。實不愧爲大國國民之代表。足爲貴國增榮譽也。蓋諸生年雖幼稚。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國之一舉一動。皆與祖國國家之名譽。極有關係。故能謹言慎行。過於成人。學生既有此良好之行爲。遂亦收良好之效果。美國少數無識之人。其平日對於貴國人之偏見。至此逐漸消滅。而美國國人對華之感情。已日趨於歡洽之地位。今乃忽有召令回國之舉。不亦重可惜耶。夫在學生方面。今日正爲最關重要時期。曩之所受者。猶不過爲預備教育。今則將進而求學問之精華矣。譬之於物。學生猶樹也。教育學生之人。猶農也。農人之辛勤灌溉。胼手胝足。固將以求後日之收穫。今學生如樹木之久受灌溉培養。發芽滋長。行且開花結果矣。顧欲摧殘於一旦而盡棄前功耶。至某等授於貴國學生之學問。與授與敵國學生者。不少異。絕無歧視

之心。某等因身爲師保。故常請貴國所派之監督或其代表。來校參觀。使其恍然於某等教授中國學生之方法。惜貴國所派之監督。輕視其事。每遇此種邀請。或不親臨。或竟無代表派來也。貴衙門須知此等學生。乃當日由貴政府請求美國國務卿。特別咨送至予等校中。欲其學習美國之語言文字學術技藝。以及善良之禮俗。以冀將來有益於祖國。今學生於科學文藝等。皆未受有完全教育。是所學未成。予等對於貴國之責任。猶未盡也。乃貴政府不加詳細調查。亦無正式照會。遽由予等校中。召之返國。此等舉動。於貴國國體。無乃有虧乎。某等對於貴國。固深望其日躋富強。卽美國國人平日待遇貴國學生。亦未嘗失禮。貴政府乃出此種態度。以爲酬報。揆之情理。亦當有所不安。至於他人之造謠誣譏。謂中國學生在校中肄業。未得其益。反受其損等言。此則某等絕對不能承認。何也。苟所謂無益有損者。指其荒蕪中學而言。則某等固不任咎。以某等對於此事。從未負絲毫職務也。況貴政府當日派送學生來美時。原期其得受美國教育。豈欲其緣木求魚。至美國以習中學。今某等所希望之教育。雖未告成。然已大有機會。可竟全

功。當此事業未竟功過未定之日。乃預作種種謠言以爲誣讟。是亦某等所不樂聞也。某等因對於素所敬愛之貴國學生。見其忽受此極大之損失。既不能不代爲戚戚。且敝國無端蒙此教育不良之惡名。遂使美利堅大國之名譽。亦受莫大之影響。此某等所以不能安緘默也。願貴衙門三復此言。於未解散留學事務所之前。簡派誠實可恃聲望素著之人。將此關於學生智育德育上誣讟之言。更從實地調查。以期水落石出。則幸甚幸甚。

第二十章 北京之行與悼亡

學生既被召回國。以中國官場之待遇。代在美時學校生活。腦中驟感變遷。不堪回首可知。以故人人心中咸謂東西文化。判若天淵。而於中國根本上之改革。認爲不容稍緩之事。此種觀念。深入腦筋。無論身經若何變遷。皆不能或忘也。今此百十名學生。強半列身顯要。名重一時。而今日政府。似亦稍稍醒悟。悔昔日解散留學事務所之非計。此則余所用以自慰者。自中日俄兩次戰爭。中國學生。陸續至美留學者。已達數百人。是一八七〇年曾文正所植桃李。雖經蹂躪。不啻閱二十五年而枯

株復生也。

當諸學生撤回未久。予亦出使任滿。去美返國。時陳蘭彬已先予一年歸。故事。凡外交官任滿歸國。必向政府報告一次。謂之銷差。予亦循例入都。道出天津。謁直督李文忠。談次及撤回留學生事。文忠忽轉詰予曰。汝何亦任學生歸國乎。予聞言。莫知其命意所在。答曰。此事乃由公使陳蘭彬奉上諭而行。鄙意以爲總督及陳蘭彬與吳子登。皆贊成此舉也。予縱欲挽回此事。亦何能爲役。且違抗諭旨。則人且目爲叛逆。捕而戮之。文忠曰否。予當日亦甚願學生勿歸。仍留美以求學。故頗屬望於汝。謂汝當能阻止學生勿使歸也。予曰。當日此舉。總督既未有反對之表示。身居四萬五千里外。安能遙度總督心事。設總督能以一函示予。令勿解散。自當謹遵意旨。惜當日未奉此訓示耳。文忠怒形於色。忿然曰。予已知此事之戎首爲誰矣。於時吳子登亦自京來津。約予往晤。以理不可却。訪之。吳語予。渠在北京。京人士遇之極冷淡。此次謁李文忠。不知何故逢怒。命此後勿再來見。甚怪事也。予察吳狀。似甚狼狽。此爲予與彼末次晤談。嗣後此人銷聲匿跡。不復相聞問矣。

既抵京。循例謁政府中各重要人物。如恭親王慶親王及六部尙書等。耗時幾一月。乃得盡謁諸大老。北京地方遼闊。各達官所居。相去窈遠。往來代步惟騾車。既重且笨。車中坐處。狀類衣箱。其底卽輪軸。輪與箱間無彈簧。故行時震動極烈。行亦甚緩。街衢復不平。車轍深至數寸。行路之難。可想而知。道中濁塵撲衣。穢氣刺鼻。漫空漲天者。初非泥砂。乃騾馬糞。爲車輪馬蹄搗研而成細末。陳陳相因。變爲黑色。似塵土也。飛入耳鼻毛孔中。一時不易擦淨。行人皆戴眼紗。頭及兩手。亦有風帽手套等物。以爲抵禦。水含鹽質。洗濯尤不易去穢。不圖首善之區。而令人難堪如此。

予居京三月。頗欲設法禁止鴉片之輸入。滅絕中國境內之驚粟。乃上條陳於政府。請其採擇施行。旋總理衙門大臣王文韶告予。謂目前殊乏辦理此事之人材。故一時未能實行。於是予此計畫。束之高閣者。垂二十五年。直至近數年來。始見此問題於萬國公會中提出討論焉。

一八八二年。去京赴滬。居滬者四閱月。得予妻自美來書。謂櫻病甚劇。乃急歸視。翌年春間抵美。則病者垂危。喉音盡失。予於途次。頗慮不及面。今猶未爲失望。不得謂

自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六年。爲余生最不幸時期。畢生志願。既橫被摧殘。（指教育計畫）同命之人。復無端夭折。頓覺心灰。無復生趣。兩兒失母時。一纔七齡。一纔九齡。計嗣後十年。以嚴父而兼慈母。心力俱付劬勞鞠育之中。予外姑開洛克夫人。助予理家政。撫幼子者。凡二年。最難堪之際。賴能勉強支持焉。

第二十一章 末次之歸國

一八九四年。中日因朝鮮問題。遽起釁端。予頗不直日本。非以祖國之故。有所偏袒。其實曲在彼也。日人亦非不自知。特欲借此興戎。以顯其海陸軍能力耳。戰事既開幕。予之愛國心油然而生。乃連發兩書。寄予友蔡錫勇君。蔡君前在公使館爲予之通譯兼參贊者也。每書皆有條陳。規畫戰事。可使中國與日本繼續戰爭。直至無窮期而力不竭。

第一策。勸中國速向英倫商借一千五百萬元。以購已成鐵甲三四艘。雇用外兵五千。人由太平洋抄襲日本。之後使之首尾不能相顧。則日本在朝鮮之兵力。必以分而弱。中國乃可乘此暇隙。急練新軍。海陸並進。以敵日本。第二策與第一策同時並

行。一面由中政府派員將台灣全島抵押於歐西。無論何強國借款四萬萬美金。以爲全國海陸軍繼續戰爭之軍費。時蔡爲湖廣總督張文襄（之洞）幕府。得書後。以予策譯爲漢文。上之張督。此一八九四年冬間事也。予初不意張督竟贊成予之第一策。立電來美。派予速赴倫敦借款一千五百萬元。此時駐倫敦之中國公使。爲李文忠屬下之人。彼已先知予來英倫所任之事。故予亦無需另備特別公文。有事即可逕往謁公使。予抵倫敦。不及一月。籌商借款已就緒。惟擔保品尙未指定。予乃託公使轉電政府。請以關稅爲抵押。不意總稅務司赫德及直督李文忠不允所請。以爲日本此時。方要求一極大賠款。此關稅指爲日本賠款之抵押品。尤且虞其不足云。實則此亦遁辭耳。蓋李文忠素與張文襄意見不合。戰事起後。張李二人。尤時有爭議。張對於李所提議之和約。極端反對。然李乃得慈禧太后寵。內有大援。故竭力主張和議。赫德之依附中央政府。又爲必然之趨勢。於是張督擬借款一千五百萬之議。乃置諸不聞不問之列。此大借款遂以無成。而予之爲經手人者。乃處於進退維谷之地位。倫敦承商借款之銀行團。幾欲以此事控予於法庭也。

容 先 生 自 述

予以借款無成。歸紐約。乃電致張督。請其指示此後進行方針。張覆電亦無他語。但速予立歸中國。予之去中國。十三年於茲矣。當一八八三年歸美時。自分此身與中國政府。已永遠脫離關係。詎知事竟不然。至今日而猶有人欲招予歸國也。但此次招予之人。乃與予素未謀面。其人之學問品行行政見若何。予除一二得之傳聞者外。實毫無所知。而彼轉似能深知予者。蓋張已上奏清廷。召予歸國。奏中褒譽。至無以復加。余因思歸中國一探真相。果有機會能容予再作一番事業與否。惟予前在中國時。本屬於李文忠門下。今茲則將入文襄幕府。適處於與李反對地位矣。未首途之前。予所不能不注意者。即對於予之二子。必先爲布置妥貼。使得受良好教育。因託予妻兄開洛克博士。Dr. Kellogg 爲二子之保護人。長子觀形。此時已入耶路大學雪費爾專門學院。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 年齒較長。力足自顧。幼子觀槐。尙在哈特福德中學 Hartford High School 預備。予深慮其廢學。乃商之予友吐依曲爾夫婦。Rev. and Mrs. Twitchell 令觀槐寄宿其家。吐依曲爾故一國之善士。學行俱優。彼視余子猶子。而余子得親炙其家庭教育。亦幸事也。屏當既竟。即航海

容 先 生 自 述

驗。高深之學識。純潔之品行而後可。既聘之後。其所陳之嘉言良策。政府當誠意採納。見諸實行。此外更派青年有才學之中國學生。處於各顧問之下。以資練習。如是行之數年。則中國行政各機關。不難依歐西之成規。從新組織也。以上所言。乃予對張督所發表之意見。顧張聞予言。始終未置可否。亦不發表其意見。默然靜坐。有如已乾之海棉。祇能吸水入內而不復外吐也者。故此次之談話。較前與曾文正之晤談。乃大異其趣。曾文正之招予。將任予以何職。胸中已有成竹。其見予也。不過示予以進行之方針耳。張則對於中國全局。既無一定之宗旨。亦無方針之可言。而於予所獻之計畫。則又嫌其太新太激烈。不知予此次之回國。因恨中國之敗。慨然作積極進行之想。故所言如此。且舍此計畫。實無救亡之良策。不能以激烈爲予咎也。張而果如曾文正之磊落光明。則一時縱不能實行予言。正不妨略以數語爲鼓勵。使予知其人。有舉行新政之決心。予之計畫。目前雖不能實施。而對於將來。尙有一線之希望也。乃張則不獨無此言語。且無如是之思想。於是予與張之交際。以此處爲起點。亦卽以此處爲終點。此後更無機會再見其人。張之電招予歸國。僅於其未歸

武昌之前。派予一江南交涉委員差使。聊以敷衍予遠來之意。迨後劉忠誠（坤一）實授兩江總督抵任後。張仍回武昌原任。去時亦未招予同行。可知張之意見。與予不合。故不欲予之臂助。雖不明言。而其心已昭然若揭矣。在予方面。此次歸國。既非謀升官發財而來。則亦何樂與之周旋。以仰其鼻息。予居劉坤一屬下。任交涉委員。亦不過三月之久。旋即自行辭職。在中國官場中。必謂予此舉爲不敬上官。予則不暇計及矣。此三月內。每月領薪百五十元。而無一事可爲。不啻一掛名差使。此即予居張劉兩督屬下之短期經驗也。

一八九六年。予與江南政界斷絕關係。遂至上海。於時脫然無累。頗得自由。已而予又得一策。擬游說中央政府。於北京設立一國家銀行。因欲爲此條陳之預備。乃先將國家銀行律及其他有關係之法律。由一八七五年美國訂正之法律中譯爲漢文。並聘一中國文士。助予合譯。而當時助予者有黃君開甲。黃曾出洋留學。曾爲政府任爲聖魯易 St. Louis 博覽會之副監督者也。予之譯事既畢。乃懷譯本入京。並攜一中國書記同行。至京遇予之舊友張蔭桓君。其人即於一八八四至一八八

略也。

此事既有端緒。旋即着手進行。派委員購地址。予則受戶部之委任。將赴美國。向美國財政部商酌此事。並調查設立國家銀行最良之方法。戶部奏摺。亦邀清廷批准。部署粗定。乃忽橫生枝節。有爲張蔭桓及發起諸人意料所不及者。先是有中國電報局總辦兼上海招商局總辦□□其人者。與翁同龢交頗深。此時忽由上海來電。囑翁同龢暫緩此舉。俟兩星期彼抵京後。再爲區處。翁得電。遽允其請。而垂成之局。乃從此破壞矣。蓋□道台之名。中國無人不知其爲鉅富。家資累萬。無論何種大實業。□必染指。□雖身居上海。而北京爲之耳目者極多。京中一舉一動。無不知之。北京有勢力之王公大臣。亦無不與結納。卽慈禧太后最寵幸之太監李蓮英。□亦交結其人。以故□之勢力。在政界中卓卓有聲。此次銀行計畫。遂亦爲□之賄賂所破壞。有人謂□□□此次來京。輦金三十萬兩。賄買二三親貴及政府中重大人物。以阻撓其事。於是籌備設立國家銀行之一千萬兩現銀。遂爲□一人攫去。以營其私業云。

容 先 生 自 述

究國家銀行計畫失敗之原因。亦不外夫中國行政機關之腐敗而已。尊自太后。賤及吏胥。自上至下。無一不以賄賂造成。賄賂之爲物。予直欲目之爲螺釘。一經鑽入。卽無堅不破也。簡言之。吾人之在中國。祇需有神通廣大之金錢。卽無事不可達其目的。事事物物。無非拍賣品。孰以重價購者孰得之。自中日日俄兩次戰爭之後。東方空氣。乃略爲之掃蕩清潔。中國人對於國家腐敗之情形。始稍稍有所覺悟也。予之國家銀行計畫。既爲□□□所破壞。乃另改方針。擬向政府請求一築造鐵路之特權。予心中所欲造之鐵路。爲由天津直達鎮江。天津居北。鎮江居南。在揚子江口。兩地相距。以直綫計。不過五百英里。若繞山東。過黃河。經安徽。以達湖南。則此路須延長至七百英里。予所規畫之路綫。則擬取其近者。惟德國政府抗議。不允有他綫經過山東。謂山東造路之權。爲德人所專有。無論何人。不能在山東另造鐵路云。此種理由。殊爲奇特。任翻遍中國法律或國際法律。皆不能得其根據之所在。但彼時中國國勢孱弱。不能提出此問題。以爭回固有之主權。而外交部中。亦無人能引證條文。駁斥德國要求之無理。深恐惹起國際交涉。一惟外人之命是聽。以故政府

容 先 生 自 述

乃將朝政交還。顧光緒雖親政。而慈禧如電之眼光。仍無時不鑒臨。以爲監督。皇帝之一舉一動。莫不特別留意。總之慈禧之對於光緒。始終不懷善念。蓋慈禧當同治在位時（一八六四年）曾垂簾聽政。故引起其好攬大權之野心。此念一起。不復能制。自是以後。遂無時不思竊取威權。絕不願安居深宮。百不聞問也。光緒當親政後。頗思革新庶政。其一種勵精圖治之決心。足使京內外人士注意。如北斗之見於天空。人人咸爲引領。惟慈禧之眼光。則爲嫉妬心所蔽。乃視光緒之舉動。大不以爲然。甚且目之爲癡人或狂夫。謂宜幽之冷宮。加以嚴酷之約束。平心論之。光緒實非癡。尤非狂。後人之讀清史者。必將許其爲愛國之君。且爲愛國之維新黨。其聰明睿智。洞悉治理。實爲中國自古迄今未有之賢主也。天之誕生光緒於中國。殆特命之爲中國革新之先導。故其舉措迥異常人。洵偉人也。

中國政治上當存亡危急之秋。適維新潮流澎湃而來。侵入北京。光緒帝受此奇異勢力之激動。遂奮起提倡維新之事業。全世界人見此。莫不驚奇。以爲得未曾有。予覩此狀。乃決意留居北京。以覘其究竟。予之寓所。一時幾變爲維新黨領袖之會議

容 先 生 自 述

有笑容。此惡消息雖出予意料之外。然予初不以是之故。驚惶失措。亦以從容鎮定之態。答子爵曰。予今在閣下完全治權之下。故無論何時。閣下可從心所欲。捕予送之中政府。予亦甚願爲中國而死。死固得其所也。子爵聞言。莊重而對曰。容先生幸毋以予爲中國之警吏。君今請安居於此。慎無過慮。予決不能聽君往中國就戮也。第尙有他事。欲求教於君。不識君肯指示否。予詢以何事。子爵卽出一中國報紙。指示予曰。此條陳果爲何人所獻者。予見此亦不加思索。立應曰。是予所爲也。且語且以右手拍胸。自示承認之堅。在旁諸人。覩予此狀。咸極注意。并有日本軍官數人在側。頗爲予言所動。予又續言曰。報紙所載。尙略有錯誤。君若見允者。予請得爲更正之。報紙所云之數目爲八萬萬。予當日所提議。則四萬萬也。（按四萬萬美金。約合墨銀八萬萬元。報紙所載之數。或照墨銀計算耳。）子爵見予慷慨自承。且更正數目之誤。轉笑容可掬。異常愉快。蓋子爵示予報中所載。乃一八九四、一八九五兩年間。予所上於張之洞之條陳。請張轉奏清廷者也。時在李文忠於對馬島簽和約之前半年。予上此條陳。請政府將台灣全島爲抵押品。向歐洲與中國通商之國。借款

四萬萬金元。以九十九年爲期。用此借款。中國仍可招練海陸新軍。以與日人繼續爭戰。此議雖未實行。而一經報紙揭載。幾於舉國皆知。子爵亦不知於何處得此報紙。予甫至台灣。卽遇此質問。亦可異也。予以有道德上威武不屈之氣。故敢於子爵前直承不諱。並更正報紙之誤點。更告之曰。設將來中國再有類似於此之事實發生。予仍當抱定此宗旨。上類似於此之條陳於中政府。以與日本抵抗也。

此次予與日本台灣總督之談話。實爲予一生最可紀念之事。予初聞子爵告予惡消息。以爲此日本台灣總督者。必將予交付中政府。予之生命。且喪於其手。迨見其滿面笑容。予已知此身所處之地位。安如泰山。於是胆乃益壯。卽對日人而談日本之事。亦毫無顧忌。以予之心地光明。胸無宿物。乃極荷子爵之激賞。子爵自謂不久將升遷歸日。欲邀予偕行。謂將介紹予以覲明治天皇。并結識彼國中重要人物。予此時適患氣喘之疾甚劇。不宜於旅行。因掬誠謝之。謂得此寵招。深爲榮幸。惜病驅不堪旅行之苦。致力與願違。辜負盛意也。言畢。遂興辭而出。出時子爵復告予曰。君之身命。今甚危險。惟若居台灣。在予治權之下。予必極力保護。當派護兵爲君防衛。

